

82
264327

五幕剧

求解放

吳 綱 寫



店書新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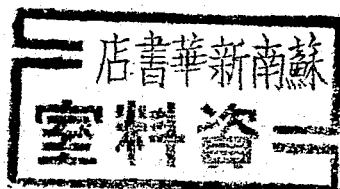
2195

8354

35

華中新華書店鹽阜分店出版

五幕劇
求解放
吳綱寫



3644

8551
38

劇 中 人

王思恩 二十八歲，農民。
王二爹 思恩的父親，五十多歲。
王二奶奶 思恩的媽媽，五十多歲。
曾大成 是王思恩家斜對門的鄰居，二十三、四歲。
曾六奶奶 曾大成的媽媽，五十多歲。
何望貴 是王思恩家隔壁鄰居，富農，四十多歲。
何桂英 何望貴的女兒，十八歲。
趙三爹 是個孤獨的老人，五十多歲。
許學明 鄉指導員，近三十歲。
王長順 民兵，二十六歲。
張永福 民兵，三十五歲。
喬壽園 地主，頑鄉長，四十歲左右。
黃小先 頑情報站長，三十多歲。
刁七 地痞，「還鄉團」員，三十多歲。
頑鄉自衛隊員 朱二、李四。
馬連長 國民黨匪軍×部連長。
國民黨匪軍士兵子、丑、寅。
國民黨匪軍逃兵甲。
聯防隊員五六人。
民工若干人。
羈索者若干人。



第一幕

第一景

時間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才過了陰歷年沒幾天。

地點 華中五分區×縣城附近鄉下的張王莊上。

佈景 在莊子的東頭，王思恩家的門口，他家房子不大，只有兩間，本來就有些破舊，現在大門也沒有了，給國民黨匪軍卸去做了工事，一張破席子擋在門口，看上去特別顯得破舊不堪。房子的東邊窗戶外面，長着一顆老楊樹。樹東南向前，是兩間矮屋，門朝西開着，這是曾大成的家，也同樣的破舊。王思恩家的西隔壁，是何望貴家，但從舞台上看去，只看到一角。這錢家的門口場上，本來還有着草堆的，現在都被國民黨匪軍燒光了，所以就顯得空闊，場地上有着一些亂七八糟的斷木頭、破布、爛鞋、雞毛、豬骨頭、爛草等，和去年卅晚上下的還沒有溶的雪混在一起，人們根本就沒有心思去管這些了，忙着逃命，愁着怎樣能活下去。這一幅圖畫，一看上去，人們就感到寒冷、悲慘。死沉沉的受過國民黨匪軍糟踏過的村莊，絲毫看不出這算春天。和才過年的新正月。

開幕 西北風不停的刮，像越刮越來勁，刮過那老楊樹，樹梢上發出叫噓，使人感到特別寒冷。在這風聲裏夾着着曾六奶奶哭

訴的慘叫。天已經是太陽快要劃土的時候了：

曾大奶奶聲（以下稱曾）我的乖乖……肉哎！我的嬌嬌的……你媽媽怎麼活……活下去啊……（只聽到哭聲，聽不出在訴說什麼了，忽然高聲）你家死鬼爹爹啊……只留下你……一個命根子啊！……

曾（她哭著哭著，從她家裏走出來了）我的親乖乖哎……你媽媽苦命啊……你挨抓去做伙子……就不來家……家來了……（哭著哭著藏地下去了）殺千刀的！你弄得人家破人亡啊……狗入的「中央軍」哎……你媽媽想死了……我的親乖乖……（哭得喉嚨都嘶啞了）我不能過了啊……（拚命將頭在地上和牆上撞）你再也不來家……我也不過了……（又撞頭）

王二爹（以下稱爹，在房子裏急忙跑出，走到曾身旁）六奶奶，六奶奶，你這個人真愚得了！一天哭到晚，這怎麼好呢！

曾（並沒有理爹，還是在哭）我的親乖乖……殺千刀的「中央軍」哎……那家沒兒沒女……你殺人不用刀啊……把我兒子抓去……做伙子就不把家來了……殺千刀的，你們將來沒好死……一個個遭炮子子啊……

爹 你不能再哭啦！

曾 不哭，不哭！（突然大聲的哭）我的親乖乖肉塊……你不要你媽媽啦……大成子……

爹 你這才怪錯了，他能逃得出來，還不往家逃嗎？那個還去當土匪，當「中央軍」嗎？不要再哭了，能想個法子，唉！又有什麼法子好想呢！

曾（這就更傷心了）大成子，親乖乖！（哭唱悲調）

我的呀大成子親乖乖，你把你媽媽來哭壞！

殺千刀「遭殃軍」來抓伙，你就一去永不回來！

（王二奶奶流着眼淚從屋裏出，爹也流淚）

那一家沒有得兒和女，我的大成親乖乖，

你媽媽要飯養大你，未想到現如今遭這災難！

王二奶奶（以下稱奶，勸曾）你不能哭啦！（但她自己却也忍不住眼淚直流，唱悲調）

大成子真是個苦命人，他爹在世受盡了地主罪，

最後又挨地主來逼死，這就苦死了你和大成！
共產黨領導窮人翻了身，只說是把我們從苦中救出來，
可恨那「遭殃軍」打來了，抓快燒殺把百姓害。
大成如今被抓去，說不定還會逃出來，
你不能這樣成天哭，眼睛倒快要哭壞！

曾 能瞞家來倒好了！挨抓去就算有半個多月了！還不曉得死活存亡呢！（又哭起來了）

爹 唉！鬼子投降了，共產黨領導我們消滅了封建，分到了田地，只說有好日子過，想不到國民黨玩假和平馬兵調齊，就打進來了，就不是人過的日子了！（沉思、稍停）我說六奶奶，大成，（氣）哎！大成就該同他拚了，這還不是喬壽圖出的鬼！莊上沒有地頭鬼，就出不了壞事！

奶 大成又沒有得罪他！

爹 還能談得到罪他，那就要把你骨頭磨成灰了！這個鄉裏，他一出來問事，不，應該說他一出世，就成了這個鄉的霸王，那個還敢碰他一根毫毛！大成他爹五年前不就是硬挨喬壽圖逼死的？這口冤氣還沒有出呢！（稍停）唉！可惜去年分田的時候，沒有把他那根反骨截掉了！現在他還了鄉，又坐了天下，還不是聽他玩嗎？要殺一個人比踏死一個螞蟥還容易！還要不費勁！

奶 你不要在這塊說嘴了吧！挨人家小耳朵聽見了，又是晦氣！
爹 晦氣！不說還不是一樣的晦氣！大成子不是好好在家裏睡覺，挨抓快抓去的？（唱淮調、悲憤）

我們窮人有多苦，活着不抵狗和豬，
地主吃人不吐骨頭，一心不讓窮人活！
新四軍來窮人得解放，報了仇雪了很多喜歡，
得了田來分了地，窮人個個有飯碗！
誰知「遭殃軍」打來了，帶來了殺人的大地主，
又「倒田」來又「倒租」，我們窮人沒法活！

曾 （仍在哭）大成子，你是死是活……你死了也要托個夢把你媽啊……好替你收屍啊……

奶 （流淚）這個日子就過得下去了嗎？你也不燒不煮的，整天的還不曉得有一頓下肚，就這麼癡癡迷迷的怎法呢！

爹 你不要說夢話了吧！拿什呢饒，拿什呢責？你家有個恩恩逃到外面去，東借西借，借點糧食來家的！

奶 你這人，怎麼這樣多的氣的！一說話就像吵嘍！

爹 好奶奶，現在就過的這個吵嘍的日子！

會 大成哎……我的大成哎……

（爹奶沉痛無話，也沒辦法，塔上只聽到會的嘶啞的悲泣，片刻）

會 我爭乖……（唱哭小郎調）

那天「遭殃軍」到我家，苦命人兒嘍……

半夜裏將你抓，我又挨一打，

我的親乖乖，你幾時能來家！

只說抓伙子不礙事，苦命人兒嘍……

那知一抓去，永不回家，

我的親乖乖，你爛不過啦！

（何望貴抽着烟走上）

爹 （當着沒有看出，轉過了身子）……

何望貴 （以下稱何，事不關己地）怎麼，又哭啦！這個世道，能看破就得看破些！

爹 （反感）何大太爺，不要這麼陰腔調調的吧！那個能看得透這個世道！

何 這個世道就不怎幹啊！分田地，窮人個個翻了身！

爹 窮人翻身，窮人還永不翻身嗎？

何 （厚話）怎麼不翻身，現在就大翻身了！

爹 風涼話少說些吧！左隣右舍的，那個不曉得那個！

奶 （對爹）你能不說！

何 沒事，沒事，我們是緊壁隣居，談談閒，二爹爹說得好，那個還不曉得那個的底細，心事！

爹 是啊，現在「遭殃軍」佔了這塊，地主還了糧，富農還不得勢嗎？有了靠山了啊！我們是窮光蛋！大不了老命靠不牢！

奶 （對爹）你說話分些輕重啊！

爹 不要你問！

奶 好！（進屋了）

爹 現在這種日子，死不死，活不活，死掉倒爽快！你怕死，有人

就不讓你活啊！

何 王二參，這說到那裏去了，新四軍還多呢！那個還敢碰掉你小皮嗎？我家是個富農，不錯，還見不得人嗎？

參 哎！眼睛總得望兩頭看看，雞不定天下就定了嗎？

何 那個說定了的！新四軍到山東去發大兵了！馬快就要開過來啦！哈哈！

（西邊傳來一個十七八歲姑娘——何桂英喊的聲：「我爹來家吃晚飯囉……」）

會 何大爹，（站了起來）何大爹，我家大成子，你曉得，真冤枉啊！你，你能替我想個法子！你裏頭有人，腳力大！（又哭了）

何 這個，這個我沒辦法！

會 求求你饒饒！（馬下去磕頭，唱悲調）

何大爹請你幫幫忙，我兒不知死活存亡，

費人一命勝過修橋補路，還恩典我永世不忘！

我們合幾代好隣居，萬望你到「裏頭」想點法，

今生今世報不了，來生做牛馬也要報答！

何 （一點同情心也沒有）罷了，你不要把我折死了吧！（唱梨膏糖）

我真算是個老羅襪，那裏有什麼方法好想，

你還是求求王二參，去求救新四軍和共產黨！

（西邊又傳來那姑娘的聲音：「我爹還不來家的囉……」

）跟着聲音她已經從西邊走來了）

何桂英 （以下稱英，走近來，見此情景停住了）爹！

參 （氣）你不要神氣活現的！你倒忘記嗎？還合着像去年夏天那樣子！

何 是的，是的，我一點也不神氣，看你的樣子，好像倒要吃人了！你不要忘記了，不是那個時候了！

英 爹，家去吃晚飯！

何 就家去，叫什麼魂啊！

英 媽叫我來喊的！

何 曉得，曉得了！好！王二參，以後再說！（轉頭急下）

英 （也轉身）爹，什麼事啊？（下）

爹 以後再說！頭砍掉了碗大個疤！（轉臉對會）你不看看他是個什麼人色！（唱淮調，氣憤）

自從那「遭殃軍」來到此，他們哪些人得了勢，
他只望「遭殃」常在此，我們窮人倒盡他歡喜！
大成子挨抓去我心頭恨，張王莊還不祇他一個人，
這仇恨記住牢牢記住，有朝一日總會把冤伸！

會 （想兒子想得快要瘋了，她一直呆呆的跪在那裏低聲的哭泣，突然的）我的大成子……（嘆喟）菩薩你不養眠了啊……我乖乖他彙個忠厚老實人啊……

爹 你不要這樣老哭啊！

會 我不哭就不能過啊……我的大成子……

奶 （站在門口）家來弄點湯喝喝吧！看你這樣子處世，吃大虧的日子有呢！（走到會身邊）你也喝碗吧！那塊來個饅食！稀得能照見人影！

會 我不吃，我不能吃！

（東邊傳來一陣狂笑聲）

奶 唉！你這個樣子怎麼好呢！

會 （望了望奶）我……（哭）

（國民黨匪軍子、丑身上亂着包袱，手裏拿着鷄子、酒瓶談笑着上）

子 你說這還不好嗎？

丑 誰說不好呢！

（爹見匪軍來即進屋，奶、會楞住）

子 （對奶）這裏到城還有幾里？

奶 老爺，先生！還有十幾里！

丑 媽的！到底十幾里！

奶 老爺！有十五里，這路不大，跑起來只有十二三里路！

子 那你為什麼說十里？

奶 老爺！我是說十幾里！

丑 懂得到果了！老奶奶！你家人呢？

奶 我家沒有人！

子 人去當「匪軍」了？

奶 先生！（賊笑）滾還話！

丑（放下了包）讓我來看看！（說着就向屋裏走去）

奶 老爺！家裏就是個老頭子！他有病！（跟住進去了）

會（抖抖活活的望住子，慢慢爬起來，走進她家裏去了）……

子（放下了包袱，坐在上面，抽起烟來）

丑聲 造你妹子的！你裝死！

爹聲 有病還裝假嗎？不是有病，不要說十幾里路，就是一百里都可以！

子 快拉出來挑着走吧！

丑聲 說得好漂亮！走！

爹聲 實在不能！

奶聲 好老爺，他實在不能！

丑（拿了根扁担，將奶推出）那你給我們挑走！

奶 我這麼個老奶奶怎能挑呢！

子 不能挑？我們也不能抬了！

奶 好老爺，饒了這一次吧！

（刁七，從西邊走來）

刁七（以下稱七，見子、丑，推開了笑臉）你們在這塊！今天辛苦了！

子 好說，好說！東西太多，抬不動了！

七 那找個伙子挑走。

丑 就是爲了這個事，在麻煩呢！這裏的老百姓真壞透了！青年男女都逃光了，留在家裏的不是老頭子，就是老奶奶！

七 是的，這些老百姓都是共產思想，和「國軍」太不合作了！以後要好好教訓呢！

奶 刁七爺！求求你，老爺要我挑東西送他們老爺進城，你看我這個小脚，再挑上幾十斤東西，能走幾步路啊！（苦笑）請你圓承下子吧！

七 你們這些老百姓太壞了！挑不動，爬也要爬着送去啊！「國軍」下鄉來，「掃蕩」「共匪」已經是千辛萬苦的了！你們老百姓還不感謝，你們良心呢？良心都給狗吃掉了！（笑臉向子丑）二位說是不是？（對奶）快不要噁嘴，把担子挑起來走！

奶 我實在不能！

子 不能？（拿起槍來要打）快，挑着走，太陽快要落下去了！

奶 好老爺，好刁七爺！

七 快吧，快吧，不要再廢話了！

子 挑不挑？（一槍托打上去了）

奶 我，我………哎喲！

丑 （也舉起槍來要打）快！

奶 （無奈何）好老爺，我挑，我挑，你們家也有這樣大年紀的媽媽呢！

子 （打奶一記耳光）你說什麼？

奶 不敢說什麼！

丑 那就快挑走！

奶 （拿扁担挑包袱，弄來弄去弄不好）………

七 抽支烟吧！（拿烟給子、丑，點火）

子 走！（奶挑着担子走向西，子、丑跟下）

七 不送了！不是我有緊急的事，我倒和你們一齊進城玩了！

子聲 就一齊走吧！

七 明天去！（他走向爹屋）

爹 （他想去換奶，從屋裏走出來）你讓………

七 讓！你在家裏？

爹 （厭惡地上下打量了一下刁七，却沒有說出話來）………

七 你造反了！派你家的槍支費、慰勞費、招待費，自衛隊的公糧，你一行沒有繳，還有壽太爺家的租糧也不見一粒！你到底心裏打的什麼算盤！

爹 刁七爺，你叫我拿什麼繳啊！（唱悲調）

老百姓日子過不了，田裏能收多少糧和草，

捐捐稅稅加上檢，去年年底早就光了！

七 什麼話？你放的什麼屁？那個搶了你家？哼，我看你真是「壽星老兒吃砒霜——活着不耐煩了！」

爹 倒是真的，活不活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七 啊，你想抗捐！鄉公所裏關着好多個了！你也想去嘗嘗滋味！

爹 那也只好隨你們的便！我們老百姓不是孫猴子，會七十二變，變出糧食來，還要一季子一季子等田裏長呢！要人有，要糧食，要錢，就是殺頭也想不出個法子！

七（感到棘手）好！你說得好！那麼走吧！到鄉公所去。
爹 去，刁七爺！人做事總要留個後手，跑跑路還得朝後面望望，
箍緊必爆啊！
七（裝硬漢）你還望新四軍共產黨回頭來！除非太陽打西邊出！
走！
爹 我年紀倒這樣大了，半截身子下了土，就是死也死得着，刁七
爺！你還年青呢！往後日子長，有得過頭呢！替人家辦事，又
何必這樣頂真！

（奶跌跌沖沖回來）

奶 胡得啦！胡得啦！（痛得坐在地上）
爹 日子就是這樣過的，日子就是這樣過的！家去吧！
七 你的嘴倒會說，走！到鄉公所去說吧！
爹 不要到鄉公所去，到那塊也繳不出捐來，要死的有，活的沒得
！

七 你眞想找死！（拿出了盒槍，對住了爹）

爹 我想活！

奶（急忙跳起來，抓住了七的手）好刁七爺，好刁七爺？饒他條
老命吧！

七（自己轉彎）媽的！（把槍放進套子）你等着，要壽太爺來請
你！（轉身很快的向西走了）

奶 這就沒命了啊！（唱悲調）

你說出話來有多衝撞，惱怒了刁七爺把禍事闖，

爲什麼拿性命來兒戲。實應該好言語同人家商量。

爹（氣極）好言好語同人家商量！熱臉靠人家冷屁股！又有什麼
用啊！（唱淮調，悲憤）

好言好語有什麼用，你對他磕頭也不中，

「遭殃軍」啊和地主，看窮人和畜牲來相同。

如今日子活不了，拚死掉來就算拉倒，

番壽圖不讓我活下去，我總想在他頭下戳一刀！

奶 你越說越不對了！

爹 怎麼不對，等死不如闖禍！那個逼住我死，就只好同他拚！

（唱淮調）

莊上的忠厚人劉四明，思想起來眞可憐，

他沒有得罪喬壽圖，不是白白的送了命。
喬壽圖殺人好比砍草，砍到那個那個頭掉，
這個日子活不了，拚死拚活把出路找！

奶 （哭）你的命抓在人家手裏呢！還要說大話呢！

爹 什呢！我就是這種秉性，你還不曉得！人窮，從來不向財主老爺低頭！

奶 你不想活了啊！

爹 不想活？我想活下去才這樣的！走！家去，死活隨他去！

（王思恩機警地走上）

王思恩 （以下稱王）今個……

爹 誰！你家來了！

王 嘿！

奶 你爹闖下禍來啦！得罪了刁七爺，又得罪了何大爹。不得了啊！（哭）

王 （他楞住了）什麼事！

爹 還不是要捐起費，把不起，祇好得罪人，沒有什麼不得了，有半我去坐，有罪我去受，要砍頭把頸項頸子挺挺直！

奶 好爹爹，你不要說了吧！你變得了啊！

爹 我那塊變的！國民黨、「還鄉團」地主，不讓我們活下去！又有什麼辦法呢！

王 媽，你不要怕，現在是等死不如闖禍的時候！橫豎「遭殃軍」在城裏常住上去，我們老百姓有命也無毛！

爹 硬把人「逼上梁山」啊，反抗他不一定死，不反抗的人，天天挨他摩也摩死啦！

奶 你隨便怎樣也不能做出頭鳥啊，刁七爺回去不曉得怎麼加油添醬的報告喬壽圖太爺呢！你先出去躲下子吧！

爹 躲起來就沒事了嗎？又不能躲一輩子；沒有關係，地主要的是錢，他就是殺了我還是沒得錢，又有什麼用！老百姓家家都挨榨乾了，張王莊上那家出得起捐費呀！他要殺人還來不及殺呢！

奶 我的話還不抵放屁，不要苦得一生還撈不到個好死啊！

爹 唉！你這個人，那個還情願這個樣子嗎？共產黨新四軍在這塊也不曉得多好啊！

王 爹，不說了吧！日子不會老這樣的！

爹 你沒有聽到什麼消息？

王 家去談吧！

爹 好！

奶 （摸摸王）你肚子餓？

（三人進屋）

（天已經上了黑影子，看不到一點燈火，莊子靜得像死掉一樣，片刻又傳來了女人的哭聲）

曾聲 我的親乖乖……（唱悲調）

我的大成子親乖乖，你現在又到了那塊？

你媽媽哭成了淚人子，怎麼還不見你回來？

我的大成子親乖乖，我的大成子親乖乖，

你苦命的媽媽活不成，傷心的哭死在早晚！

（許學明上，聽到哭聲停住）

國民黨「還殃軍」要千刀萬剮，你害得百姓不能活，

多少人家沖了家，拆散了多少人家夫婦！

（許學明走到曾屋門前傾聽，王長順、張永福二人把長槍掩蓋着上）

多少人家兒子被抓走，我的大成子親乖乖，

你也是多少人中間的一個，你丟下你媽媽怎麼過？！

許學明 （以下稱許，難過，轉身對王長順）大成子挨抓去帶走了就沒有個確實音信。

王長順 （以下稱長）是的呢，我們回來一次，總聽到他媽媽哭！

張永福 （以下稱張）聽說大成子抓去所後，做了一氣快子，後來就卡住穿上軍裝當兵了！莊上挨抓去幾個，不是一個也沒有家來嗎！不過，也怪他們自己不好，自己不當心。

長 也不能這麼說，那個料到「中央軍」半夜裏來抓快呢！

許 （在沉思）唉……

張 是啊！「還殃軍」才來，狐狸尾巴沒有露出來，老百姓大家對他還嫌不透呢！

許 現在已經不同了，那個老百姓不望新四軍快打回來！

（還聽到低低的哭聲，王思恩偷偷的探頭出來，一看是許學明，喜極）

王 (他太興奮了)指導員囉！你怎麼這個時候上莊了！

許 恩恩！你在家裏？

王 我才家來不到一頓飯時辰。

許 (對張)老張，你到前面去看，有什麼動靜，有動靜，你就打槍，不要來了，走那邊下。

張 囉！（向西邊下去了）

(王二爹上)

參 指導員！你來了！你吃過飯的？

許 王二爹，今天莊上怎麼樣？

參 還不是一天風似一天！捐費追得更緊啦！指導員我們大家要拚頭拚頭，想出過辦法來呢！不然，日子過不下去啦！

王 把大家團結起來嘛！別的還有什麼辦法！

許 是啊，只要大家齊心，事情總好辦！

參 家來談吧！隔壁何望貴在家裏呢，才間我和他一吵，他儘說陰腔調調的起話，指導員，你沒有聽，聽到了真要把我的壯腸子氣斷！

張 那還裏也不是個好地方，動個窩子吧！

參 沒事，就在這塊談，還怕他怎幹嗎？

許 好！那就進屋快談。

(衆進屋，一刻長又出來)

長 天真黑！（他在牆上轉了一下，隱避地蹲在大樹下面）

會 (蹣跚地走出屋來)人？是那塊來的人？(找人，不見)噢！我耳朵聽錯了嗎？(突然像叫魂一樣的)大成子……來家……你來家……(搖搖幌幌向兩邊摸去)大成子……你來家……

長 (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唉……殺人啊！

會 (好像聽到了)啊！殺人啊！大成子……(她碰到她更不知什麼東西，跌了個四腳朝天)哎喲……大成子……(掙扎地望起爬)哎，嘻嘻……

長 (連忙前去扶她)大奶奶，你……

會 (一嚇，不知什麼人)你，你又抓我啦……

長 不是的，我是王長順。

會 啊！大順子，你，你看見大成子的？

長 (扶她起來)你跌疼了，快起來吧！

曾 大成子你看見的？

長 我沒有看見，你家去吧，天這麼黑，眼又不大看見，一不小心就栽跟頭。跌得頭青眼腫，又沒有人服侍你！

曾 大順子，活得沒情趣嗎！死得倒反好！

長 不這麼說嗎！

(突然西邊傳來一聲槍聲，接着又是一槍)

曾 (一嚇打了個踉蹌)開槍！

長 你快到屋裏去吧！(急忙進王屋)

曾 又不知道什麼禍事來啦！唉！(慢慢走屋去了)

(許、長、爹、王出)

許 就這麼做吧！

王 好好！

爹 只要有你在這裏撐住腰，拚死了也心願！

許 你先頭有些過火了，先躲一躲吧！

(又是一聲槍響)

爹 沒有事，躲起來也沒有用，你們快走吧！思恩，你也走吧！

許 有什麼意外，你要沉着應付。

爹 這個用不着你就心！

許 好，(對爹)走吧！(許、長二人由東邊下)

爹 思恩，你今晚不要登在家裏吧！

王 爹，你不要一碰到什麼事，就發牛脾氣！

爹 你走，你走，我不是三歲小伢子！

王 爹，你當心！

爹 曉得，曉得！

王 我走啦！(由東邊下)

爹 聽隔(看了看西邊在思想，回轉身要進屋)

(刁七匆匆跑上)

七 王二，壽老爺來請你啦！

爹 (像是預料到的)太客氣了！

(喬壽圖手拿著盒槍，後面跟着的個頭自衛隊員由西邊跑上)

喬壽圖 (以下稱喬，怒目而視)你造反啦！你比我喬壽圖的架子

還大！我要從你身上把反骨拿出來！

七 快走出來！

爹 走就走出來！

喬 （手一揮）替我細起來！

——幕急閉

第 二 幕

第 二 景

時間 距第一幕近一個月的時候。

地點 在張王莊附近的松林旁邊。

佈景 舞台的東邊（以演員為標準——左邊）是一個矮小的丁頭屋，這是趙三爹的家。屋子的後面長着些小樹。屋子的右前面是一個亂草堆，看上去像幾年沒有去動過它了。草堆的右後面，有二十丈遠的地方，是個不大不小的松林，這是地主家的墓地，坎塋上長着亂蓬蓬的茅草，都枯黃了，春風吹過，草頭亂舞。

開幕 面幕拉起，在二道幕前，天已經在下午了，王思恩急匆匆的從東邊走上，像有什麼緊急的事，他向前看了一眼，停住腳，向西邊望了又望：

王（自言自語）是家裏隊伍來了嗎？

（兩個武裝整齊的新四軍同志從西邊走上來，這兩個人不是新四軍，是國民黨軍寅、卯化裝的，但人看來，却看不出一點破綻）

王（看呆了，不自知的往後退了兩步）……………

寅（注着地打量了一下王）老板，請問你一件事！

王（有些顯怕，含糊地答應）嚶嚶嚶……

卯 你不要顯怕，我們是家裏隊伍。

王（仍懷疑）不，不，不駭怕！

寅（笑）難道你還不相信嗎？

我們是有特殊任務來的，還有證明文件。

王（對這兩個看了又看，最後他認為他是家裏隊伍了，像見到了親人，眼淚湧出來了，一把抓住了寅）同志！你們來啦！自從國民黨打來了，我們老百姓像下了地獄啊！

寅（裝得特別親熱）我們知道蔣匪軍到了這裏姦淫燒殺，老百姓受着醜心苦啊！

卯 你不要難過，（也裝樣地揩了揩眼淚）我們會打回來的！

王 能打回來，我們老百姓就出頭了！

寅 是的，你們不要着急，總有這一天！

卯 我們來的任務，是找你們這裏的許指導員。

王 找他嗎！

寅 是的！

王 他這人難找呢！我們莊上雖說沒有敵人的據點，敵人說到就到，所以他的行蹤也不定，說來就來，說去就去！

寅 我們這次來，有特殊的緊急任務，無論如何要找到他，問題才能解決！

王（從來沒有今天這樣高興，真是比見到親人還高興）我一定幫忙找，自己家裏隊伍來了，想天法也要幫忙！（忽然想起了）真的，談起來也難為情，現在老挨「遭殃軍」搶，窮得旱烟都買不起，你們說吧，自己家隊伍上同志來了，連旱烟都沒有把人吃，這才不像話呢！

卯（有些不耐煩）不要客氣了，你快帶我們去找指導員吧！

王 是的，是的，同志的，我看到你們，心裏沒底的歡喜，歡喜得像不曉得有多少話要告訴你們！（他想起了苦楚，眼淚又流下來了。唱淮調，悲憤）

自從「遭殃軍」進了城，老百姓個個苦沒魂，

捐捐稅稅沒得底，姦淫虜掠又殺人。

老百姓個個眼望山東，巴望新四軍來反攻，

早些消滅「中央軍」，把老百姓救出牢籠！

寅 是啊，老百姓真像在火裏熬！

王 我們莊上會大成幾個人挨抓伏子去，就不家來了，劉四明沒緣沒故的挨打死了，還有……唉！老百姓受的害真是三天三晚也數不清！還虧得許指導員在這裏領導大家鬥爭，要不了的話，還不得了呢！（唱小開口調）

一個月頭裏我參闖下禍，爲的是繳不起稅和捐，

鄉公所把他抓了去，吊打又把肚肺灌，

我爹年紀五十多，一條老命險險乎，

多虧指導員來搭救，組織羣衆去請願！

頑鄉長沒有辦法想，只好承認暫緩抽捐，

抓去的人都放出，我爹老命也得救。

寅 你不要太難過了，有這樣個好指導員領導大家幹，我們再打回來就解放了！

王 （興奮）指導員的法子真好，喬壽圖，他是本鄉的地主，現在當頑鄉長，他看老百姓不繳捐費，連我爹抓去了五六個老百姓，想殺雞把猴子看，威脅大家繳糧食去，指導員就在全鄉組織了二三百老弱的人，上圩子裏去，包圍鄉公所，大家狂喊：（學當時的喊法）「要死的有，活的沒得，要骨頭有，要捐費沒得，不放出王二爹，我們死也不回去，請鄉長老爺把我們統統關起來坐牢吧！」喬壽圖挨衆老百姓鬧得沒有辦法，只好把我爹他們放出來，捐稅也不會繳一個。

卯 噫，等找到指導員再慢慢談吧！我們有緊急任務！

王 好的，好的，你們莫嫌我嘈囂，我真像挨人家欺侮的小孩子看到了媽媽，有得慢慢的訴苦呢！

寅 那就走吧！

王 指導員他能在那塊呢？（忽然想起）噫噫，我帶你去！同志的，走吧！

寅 你先走！

王 我們頭裏帶路啦！（向東下）

（卯、寅會意地大笑）

卯 這傢伙可上當了！

寅 找不到就把他帶住，非要他交出來不可！

卯 你看老百姓這麼想念「匪軍」！

寅 走吧，快趕上！

王聲 同志的，快走啊！

寅 來了，來了！

（二人笑同下）

（二道幕開：趙三爹一個人坐在丁頭舍子門口晒太陽，他一點也不動，許學明從屋裏走出來，對趙三爹說了一聲：

「我走了」即奔向松林方向去了。過了一兩分鐘以後，西面傳來王思恩的笑聲）

王聲 哈哈，你們一來，人就歡喜樂笑的，「遭殃軍」一進莊，年青人就老早奔掉了！那個人不是愁眉苦臉的。

寅聲 是啊，是啊！

趙三爹 （以下稱三，聽到有人說話，看了一眼，回頭就奔屋裏去了）向來不會有人來過，那來的軍隊？不曉得有什麼事呀！

（他們談着走着，從西邊走上來了）

王 （還是興奮地邊走邊談着）指導員組織大家同「遭殃軍」「還鄉團」鬥爭，大家都齊心，狗入的地主就沒有才還鄉的時候神氣了，還是要鬥爭呀！「還鄉團」都是吃硬不吃軟，你硬他就沒得辦法，你對他求情陪頭，他就能殺掉你的頭！你們說是不是？（對寅、笑，回過頭來一看）到了，到了！你們先把背包、槍放下來休息休息吧！讓我來找個人卯（走向丁頭屋）

卯 好的，好的。

王 趙三爹，趙三爹！（進屋去了）

卯 （放下了背包，輕輕對寅）這傢伙真像瘋子一樣！

寅 找到了指導員才要賞他呢！

卯 賞他顆美國造！

王聲 三爹，家裏隊伍來了！找指導員的。

三聲 我不知道！

王聲 你出來看看呢！

三聲 不要看，不要看！

（寅、卯二人抽煙）

王聲 不錯的，人家有緊急公事！（王拉着三出）

三 你拖我做什麼呢？

寅 老板！你不要駭怕，我們是家裏隊伍。

三 我不駭怕，不管他是那家隊伍！

王 他們同志的，跑了多少路來找許指導員的。

卯 是的，我們有特殊任務，來找指導員的！

三 什麼指導員，不指導方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王 （着急）趙三爹，你說啊！

寅 你用不着駭怕，我們是自己家裏隊伍！

三 我是個孤苦零丁的老頭子，一輩子就是一個人，怎麼找到我來找什麼人，我不知道，我不曉得！就算對不起先生們了！（走向屋去）

卯 （有些不耐煩）老頭子，你走做什麼？

三 我實在不知道！

寅 （裝模作樣地對卯）你不要性子急，好好的對老爹爹說啊，（走上前去）哎，老爹爹，我們真是有要緊的任務，你知道指導員在那裏？

三 我怎麼會曉得呢！

王 （發急）你這個人，哎，趙三爹，就說出來吧！

三 你這個人不是逼住公雞下蛋，卡住人爲難嗎？！

王 真急人！（開小開口調）

趙三爹你真要把人急死，家裏的隊伍來到此，早就應跑出去歡迎，心裏頭該派有多歡喜！

你爲什麼裝腔做勢，一口咬定了說不知，快快說來你快快說，人家同志有要緊事。

三 （唱淮調）

你這個人來真好笑，我說不知就不知道，用不着你問來問去，問來問去我還是不知道。

卯 （來火）你這個老頭子，媽的！

寅 （拉卯一下）哎哎哎，（使了個眼色）你怎麼攔的？（唱梨膏糖調）

老爹爹來莫見怪，這個同志脾氣壞，還望你呀多包含，指導員到底在那塊？

三 不曉得，不曉得，我實實在在不曉得！對不起，對不起，實在

對不起！（又轉身要進屋）

王 哎哎哎，趙三爹！（走上前去）你不想翻身出頭解放啊？！

三 我就不想！（進屋去了）

王 你這個人，怎麼的？（跟進去了）

媽的，別嚕囉了吧！裝模作樣的做什麼？吊起來做他一頓！（要進屋）

寅 （拉回來，小聲）你，不要這麼急躁，裝就裝到底，能騙出來還不好嗎？

卯 我就不耐煩，沒有這麼多熊勁兒！

寅 已經裝得很像了，要叫他挨我們送到連長那裏去，還不知道怎麼回事，這才是本領。不要給他們聽見了吧！（走到門口）哎！王老板，天不早了，快些吧！

王 （出來）哎！我在裏頭問了他多少句，他還說不曉得。他不說不要緊，我包找到！（又跑進屋）

（台上靜了片刻）

卯 把那老頭子帶出來問，別再嚕囉了！

寅 你這個人！好事都會給你急壞了！

卯 （白眼）………

你………

〔片刻，王拿着個飯包上來，趙三爺急忙地跟着出來，欲搶回飯包〕

王 同志，這就是許指導員的飯包，裏頭還有書呢！（拿出書來把寅、卯看）

三 （搶飯包）你，那個叫你來的？

寅 （接書）老爹爹！不礙事！

卯 他人呢？

王 （對趙）你說啊，許指導員到那去了？

三 （不答，轉過身）………

寅 到底那裏去了呢？

王 這就不曉得了，要問趙三爹。

卯 哎！你說啊！

三 （頭也沒有回）我不曉得，我到那裏找啊！

王 同志的，不作急，還有個找不到的嗎？

(這時喬壽圖、馬遠長和刁七從東北角上來)

喬 找到沒有？

沒有！

(寅、用槍看住了王、三)

喬 王思恩，是你！

王
三

(同時轉身，一看是喬壽圖，嚇得一跳)啊……

喬 (陰險的笑) 頗嚙嚙！沒有關係，只要你們把指導員交出來，不礙你們的事！

王 (楞住一聲不響)

寅 你說啊！還像你剛才歡迎「匪軍」些樣高興啊！

王 (狠狠的看了寅一眼，眼睛裏放射出難以形容的怒火) 狡猾的狗！

喬 趙三，你也想造反了！

七 (走上去打了王一個耳光) 你一家都造反了！

喬 不要打！只要你們把人交出來，太爺寬大你們！

王 多謝太爺的好心！

喬 那就快說。

王 沒有什麼好說！

馬遠長 (以下稱馬) 什麼？你曉得你犯了多大的罪？私通「匪軍」，還不快照直招出來！

王 好，我說！只怪我眼認錯了人，我連累了趙三爹！趙三爹，我什麼時候賠你的罪呢！

七 那個要你說這個？

王 不說這個說什麼？

喬 你說指導員在那里？

王 我怎麼曉得，說不定他現在就會來！

喬 你怕死了？

王 死也只好死！

喬 不要你說，(對趙三) 趙三，你說指導員在那裏？

三 我不曉得。

喬 你怎麼不曉得？

三 (看了喬一眼，一聲也不響)……

喬 趙三，你說不說？
三 （不睬）
喬 你到底說不說？
三 （不睬，連看也不看喬）……
喬 （拔出盒槍來，朝天上打了一槍）你再不講……
三 齊太爺！槍嚇不了不怕死的人！
喬 （沒有料到，反楞住了）打死了你，倒便宜了你！好，留住活罪給你受的！（槍收起來了）
三 現在只好隨你的便！
喬 （氣，但是又有什麼呢辦法）好，帶着走！
（松林子裏突然打了兩槍，一槍打中了喬壽圖的臂膀，跌倒在地，衆聞槍聲都伏下，馬、七、寅、卯都慌亂，王思恩乘機拚命向松林奔去。寅一發覺，即追去）
——幕急閉
（在閉幕時聽到兩聲槍響）

第三景

時間 緊接第二幕一個鐘點以後。
地點 與第一幕同。
佈景 與第一景同，不過王思恩家的房子，挨國民黨匪軍放火燒掉了，只落得個胡牆樞子，曾大成家和何望貴家的房子，都燒掉了一角。那棵老楊樹也燒焦了，現在火還沒有全熄，在地上的草裏冒着白烟，有時還冒着火頭，王思恩家什麼東西也沒有搶出來，拚了命向國民黨匪軍求情，不允許拿出一條破破爛爛的棉被，丟在地上，曾大成家的破桌子，小板凳等雜七八拉的東西，都搶出來了，亂七八糟擦在牆上。
開幕 這時天已經漆黑刮着東南風，好像要下雨，國民黨匪軍把莊上所有的老弱殘廢的人都集中到王思恩家門口來，其中沒有幾個年青的人，其餘的青年人早就逃開了，趙三爹挨吊在那棵燒焦了的老楊樹上，已經挨過一頓毒打，趙三爹什麼也沒有說，他忍着痛垂着頭閉着眼，雖說是破吊着，他却那裏感

靜如常。王二奶奶哭得已經聽不出聲音，伏在那條破棉被上，會六奶奶嚇得呆呆的坐在她家門口，靠住牆，一聲也不響，國民黨匪軍的馬連長，站在桌子旁邊，主持着這血腥的殺人的審問。國民黨匪軍子、丑持着槍看守着在場所有的「犯人」。寅拿着一根樹條站在趙三爹的旁邊，他的腳下放着一挺機槍，所有的「犯人」都擠在一堆，等待死亡的到來。在場子的中間用木材、板凳等等燒起來了一團熊熊的火，大風吹來，呼呼的爆響，這是漆黑的天空裏唯一的火亮，因為火亮從地下放射出去，又不斷的閃爍，照在每個人臉上分外顯得恐怖、可怕。這個審問已經進行了一半，但是沒有一點結果。

——馬連長聲 打，不打不會招！

——寅聲 是！（連連不斷的打趙，停住了）

——馬連長聲 你招不招？

幕啓了：

三 要說的話都說過了！

馬 什麼？你說了些什麼？

三 我說我不知道！

馬 （暴躁）再打！

寅 （打趙）

三 不要打了，再打也沒有用，樹條打得不得勁，用槍打吧！

馬 你想死！決不這麼便宜你！你不把指導員交出來，你就不要想這麼一槍了事！

三 指導員，爲了我們老百姓，在這裏把頭抬在手上堅持鬥爭，他不怕死，不怕苦，不是爲他自己。你不要想，我們老百姓把他出賣了！

馬 好！把你攔着再說，（向衆）你們看到了！那個知道的，快招出來！

（衆互相看看，沒有一個人作聲）

馬 快招出來，是好老百姓，沒有你們的事！

（衆仍不響）

馬 不但不處罰你們，而且還有賞！

（衆還不響）

馬 怎麼一聲不響！「匪軍」在這裏鬧得老百姓活不下去，「國軍」到這裏來拯救你們，難道你們不趨安樂業嗎？愛戴「國軍」的好百姓，應該幫助「國軍」肅清「匪」禍。快說吧。

三 「國軍」的恩德不小。曾大成他們挨抓去就永不回來了。許四明好好的挨打死了。

爹 我們曉得……………

馬 （誤會，緊接着）你曉得，好極了，就快說吧！「國軍」有賞！

奶 你少說幾句吧！

爹 （沒有理她）我們老百姓個個都看得清楚，那個是禍害星！

馬 什麼？你說什麼？

奶 我說我們老百姓，個個都清楚，人人都曉得……………

馬 嘿，曉得就說吧！不要隱怕！

爹 老百姓人人都曉得怎樣才能安居樂業！

馬 你倒底說的什麼！

爹 我說的這個！

馬 誰要你說這個？

爹 那就不說！旁的我不曉得了！

馬 你不是說曉得指導員在那裏的？

爹 （看了看馬，再不說什麼了）……………

奶 老爺！他實在不曉得！

馬 （對爹）你怎麼不說？

爹 （不答）

馬 快說啊！

爹 （仍不答）

馬 （暴躁）你們招不招出來！

衆 （前前後後的）我們不曉得！

（場上靜）

馬 （計窮大怒）好，你們想死！（突然拔出手槍，對三連連打去）

三 （中彈死去）

（衆緊張、流淚，寅聞槍聲蹲下）

馬 （狂叫）你們再不招，統統都殺啦！

（場上靜得怕人，死威脅着每個被審問的人，突然從西邊

傳來何桂英的叫聲，沖破了這死的沉寂）

英聲 救命哪……救命哪……

（接着一聲粗野的匪軍的聲音！「不准你叫……」，跟着聲音而來的是何桂英拼命的從西邊奔上，匪軍卯亦在後面跟上）

英 （上來後見此情景，大嚇一跳，回頭就跑）沒命了啊……

馬 站住！

英 （不自知的站住了，轉過身來，跪了下來）官……官長，官長老爺！你……你們的兵士糟踏人！（哭了）

馬 （細細看看英，不自知的笑了）沒有這樣的事！

英 真的，人還在後頭呢！

（衆有些騷動，何望貴慢慢的擠上前來）

馬 大家不准動！

卯 （立正）報告連長，她是個女幹部，我抓來的。

馬 噯！

何 （擠到最前面）老爺，官長，她！她是我的女兒，我家是富農，是富農，她，她不是女幹部。

馬 （又細細的看英）你年紀青青的，人生得這麼漂亮，怎麼也做起女「共匪」來啦！（笑）好！（對子）你把地帶下去，看住，不要讓她逃了，等回兒帶回連部再審問。（笑）

子 是！（走到英旁）走吧！姑娘！

英 好官長，我實在不是女幹部。（大哭起來）

何 官官長，你開開恩，你問大家，她實實在在是我的女兒，把她放了吧！

馬 沒有問題，問清楚再放回來！（大聲對子）把她拖走！

子 是！（拖英）

英 （死不起來）爹，爹！

何 （看看英，又看看馬跪下來了）官長，我們富農是最擁護「中央軍」的！求求官長，看我是富農面上，放了我的女兒吧！

馬 （大笑）你說得好！今天帶回去，過幾天再放回來！

何 官長！官長！求求你官長開恩！

馬 （來氣）噲噲什麼？（對子）拖走！

子 （用力拖英）走吧！連長不會怎麼你的！

英 我爹哎……（大哭）
子 走吧，走吧，你到那塊就不想家啦！（拖英下）
何 （爬起來，跟着英走去）桂！桂英……
馬 回來！
何 （停住了）我……
（丑在燒着的火裏又加進了木材）
馬 （指燈）他的死看到了！大家快招吧！
（衆動了動，沒有一個做聲）
何 官長，你放了我的女兒，我……（對衆看看）
（衆對何怒目而視）
何 （畏縮）我……
馬 （對何）你說？
何 官長放了我的女兒，我……（對衆看看）
（衆仍對何怒目而視，突然在衆中間發出一聲：「狗……」）
馬 你快說吧！
何 （鼓足了勇氣）他，他們中間有人曉得。
馬 你說他們中間那一個曉得！
何 這個……（看看衆）
衆 （前後不齊）你說！同你拚！
何 （看看馬）我不敢……
馬 （拔出槍來對住何）你不說就打死你！
何 （怕死）官……官長，不，不打，我我說……（又看衆）
衆 （騷動起來）你說，你說！
馬 （槍動了動）快說啊！
何 （頭縮起來了）我說，我說，他們中間曉得的人很多！
馬 媽的！（朝上打了一槍）
何 （嚇得蹲下去了）是，是……哎啊！沒得命了！
爹 我曉得！
衆 （緊跟着先先後後地說）我曉得，我曉得！
馬 （惱羞成怒）通通槍斃掉！（對寅）機槍拿來！
寅 是！（送上機槍）
馬 （接過機槍，對準了衆，對寅、丑、卯）把火把拿着，還莊子

統統都燒了！（向天上打了幾槍）

（衆騷動，寅等拿起了火把）

馬 現在到了最後關頭了，你們再不說，通通用機槍掃死你們，把莊子燒了！

參 我曉得，官長，你饒了大家命，不要燒房子，我帶你去抓。從這裏向西，再向北，走過一座小橋。再往西北，那裏有個小舍子，就是指導員常登的地方，如果不在那裏，還有更祕密的落頭，我帶你去。

奶 （爬起來擦眼不轉珠的望住參）……

馬 找不到怎樣？

參 砍我的頭！

馬 好！

（衆驚奇，不知所措，混亂起來）

奶 （突然過去抓住參）你不要瞎說啊……

參 你曉得什麼？再不說出來，這麼多人沒得命，壘莊的房子要燒掉。爲救大家只有說。官長，這些老百姓放他們回去吧！

（衆仍騷動）

馬 不准動！（對參）爲什麼？

參 我承認去找了，就由我負責，指導員上午還來的，約定了夜裏在那裏碰頭的，連長，一定有把握抓到。

馬 那就走！

參 我前頭走！（由西下）

馬 （命令寅等）把火帶着！（跟下）

（寅等拿火跟下，衆混亂）

何 （站起來，看了看大家，又看了看趙三參、慢慢的走去了）

奶 （哭得成淚人子）趙三參啊！你死得冤啊！我兒子闖的禍啊，

.....

衆乙 王二參他怎麼帶敵人去找指導員！

衆甲 不會吧，王二參是個寧斷不彎的脾氣，說不定他是用的計策！

衆丙 可能是的呢！

衆甲 唉！把趙三參放下來吧！（流淚）

衆乙 唉！趙三參這樣個厚道人，苦了一輩子，沒兒沒女，想不到

是這樣死的！小丁頭舍也挨燒光了。

（衆流淚，慢慢地將趙放在地上）

翠乙 趙三爹死得有種，人窮骨頭硬！

衆丙 先找張席子幫他蓋起來吧！明天莊上人湊些錢，買口棺材，葬個好地方，他是爲我們莊上人死的啊！

奶 （想起了思恩）思恩又不曉得逃到那塊去啦！人沒看清楚，闖下這樣大的禍啊！險險乎莊上的人家盡遭殃！

（那團火慢慢地小下去了。風越刮越緊，小毛雨下下來了）

衆甲 （在家後拉來一張破蘆席，替趙三爹蓋起來）東南風刮得緊，小毛雨又瀝下來了！

（後面突然傳來兩聲槍響，衆驚，看看天，看看趙，都嘆了口氣）

衆乙 那邊又打槍了，我們先回家吧！明天再替趙三爹辦後事。（衆互相看了看，真是說不出的難受的滋味）

衆甲 好，我們記住這仇恨！（看了看趙，慢慢的走了）

（衆都絡繹下）

衆乙 王二奶奶，你去歪歪吧！

奶 唉！那塊還想睡個！

衆乙 滾落頭到我家去睡，我替你拿被子。

奶 不嘮，就在這塊，我還等我家老頭子來家呢！

衆乙 （難捨地）我走了！（下）

奶 （摸呀摸的把被子抱起來，走向曾六奶奶屋裏去，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唉！（發覺曾六奶還是呆呆的坐在那裏）六奶奶，你還不起來，天下雨了。

（風刮得更緊，雨也下大了）

曾 啊！（她像才醒來，她實在嚇得昏掉了，加上她這一個月來，仍是天天哭，把眼睛哭壞了，到晚上一點也看不見，她一天到晚心裏都在想兒子，生活又苦得不能說，有一頓沒一頓的，人瘦得不像個人樣子，耳朵常閉氣，像有些聾了，說話也有些所問非所答）

奶 （把被子送進去以後又出來）雨下大了，快起來把東西拾家去吧！

會 啊！東西不在家裏吧！
奶 你昏掉啦！快些起來噢！
會 你說什麼？
奶 （拉會大聲）天下雨了，你不曉得嗎？快把東西拾家去！我扶你起來！
會 噢！（慢慢地起來了）天多晚了？
奶 有一更天了，快吧！唉！菩薩老爺，我們這些人，前生作了什麼孽！派受這樣的罪吧！（走去收東西）
會 （摸呀摸的去收拾東西了）……
奶 這塊，這塊，先拾大桌子吧！
（奶走前面，二人拾大桌子進屋，一刻出來，又拾了破小廚進屋去，才走到門口衆甲匆匆又西邊上）
衆甲 王二奶奶，王二奶奶，不好了，不好了……
奶 什麼！（不自知的廚子從手裏掉下了地，轉過身來）什麼！
會 （呆在那裏）……
衆甲 王二爹，王二爹下河了……
奶 （焦急，驚慌）什麼！
衆甲 王二爹，帶「遭央軍」去找指導員，走到小橋上，他把那個官長往河裏一推，自己也跳下河，把那官長捺在水裏，兩個人一起淹死了。
奶 這就沒命了啊！（大哭起來）
會 （也哭起來了）……
衆甲 （流淚）……
奶 （嗷嗷大哭地奔西下）兒子爹哎……
衆甲 （跟下）唉……

——幕徐徐閉

（仍聽到的哭聲）

第三幕

第四景

時間 一九四七年的秋天。

地點 喬壽圖家，頑鄉公所就住在這裏。（離王思恩家的莊子有三四里）

佈景 這是喬壽圖家的客屋。舞台的正面左邊是從外面進客屋的門，右邊有一個較大的玻璃窗戶，窗戶下面擺着茶几、椅子。右壁偏後有一個門，進去是一個房間。左壁上面掛着四幅吊屏字畫，下面擺着茶几、椅子。一張桌子斜擺在屋中，四邊有椅凳，一床麻將牌還零亂的擺在桌上。屋內還擺着些地主家的飾物。

開幕 下午七點鐘的時候，麻將已散場，喬壽圖一個人在屋子裏發愁，踱來踱去。

喬 朱二，朱二！（外面沒有應聲）人到那裏去了？朱二，朱二！

朱二 （以下稱朱，匆忙跑上）太爺，什麼事？

喬 你們在敲什麼？喊你們都不聽見？

朱 在推牌九玩的！

喬 去請黃站長來。

朱 是！（下）

喬 （點起一支香烟，無聊地走到桌子邊坐下，拿起一張牌來，看看，又在桌上拍拍，隨即又把牌摔開了，煩燥）有什麼辦法！有什麼辦法！

（黃孝先上）

黃孝先 （以下稱黃）鄉長，找我有什麼事？（坐下了）

喬 （愁眉不展）請你來商量商量。

黃 你今天怎麼愁眉不展！

喬 （苦笑）那真是今天才想眉不展！早就這樣了！（感慨，唱淮調）

自從去年來還鄉，日月飛快近一年，
日夜奔波推行政令，誰想到一天不如一天！
老百姓一個個不幫邊，人心與去年已大變，
傾心盼望共產黨，推行政令難似上天！

黃／對這些老百姓該鎮壓，多殺些人！

喬 殺！又有什麼用？（唱淮調）

今年春天大「清剿」，可說殺人不算少。
殺得兇來反抗得兇，真不知採用什麼方法好
我們鄉裏張王莊，真是沒得辦法想，
那些窮人都是共產黨，影響全鄉齊反抗。

春天，你不是曉得嗎？爲了抓那個許指導員，我險險乎送了命，真是謝天謝地，所好是打到我的左手膀，雖說醫好有半年了，到陰天下雨還酸痛。（稍停）馬連長當時把全莊上的老百姓，抓起來審問，把趙三、王思恩家房子燒了，當場槍斃了趙三，也沒有審問出個所以，結果，王二把馬連長拖下河，兩人全死了。

黃 這些老百姓真不怕死。

喬 就因爲這個事，我還被「國軍」懷疑，引起了一場風波。

黃 不去說它了吧。

喬 （失望地）我永世也忘不了。（唱淮調）

張王莊上老百姓，並未因燒殺就灰心，

在那許學明領導下，反抗我們更來勁。
玉思恩他們當了民兵，拿起槍桿同我們拚。
他們愈打胆愈大，一味的靠武裝還不行！

黃（看住喬，也說不出什麼，最後）我說沒有更多的「國軍」配合是不行的！

喬「國軍」？「國軍」也不抵事啊！（唱梨膏糖調）

七十四師有多兇，從涉城打到山東，
它是「國軍」中大主力，應該是無敵稱英雄。
誰知今年五月中，孟良崗惡戰也不中，
全旅人馬擊燬滅，師長張靈甫也送了終。

老黃，你說這怎麼不叫人驚心動魄呢？在我們還鄉的時間，「國軍」多威風凜凜，估計消滅共產黨只是幾個月的事，那裏想到打了一年，共產黨不但沒有消滅，「國軍」倒給人家消滅了！真得有些騎虎難下！

（二人白眼，不甚感慨，外面傳來刁七唱京戲的聲音：「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我好比……」）

喬真的只好自思自嘆了！想起八九年前，我家方圓二十里，那一個窮人敢違抗我。像現在這樣反抗，早就一個個抓來殺了，現在真是不堪回首話當年。

黃現在也不能就這樣撒手不幹了。

喬是啊，我就是請你來商量商量的。

（刁七喝得有些醉意上）

七（唱京戲「四郎探母」上，好像並沒有看到屋裏的人，還唱着做着）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

（喬、黃二人見七如此，又好笑，但又不知道七怎麼這樣的）

黃（笑）七爺，你喝了多少酒啦。

七（突然大笑）饒，你們在這裏，我倒沒有看見。不多，不多，不到一斤酒，倒喝得我有點兒飄呀飄的了。

喬（有些對他不高興，所以沒有理他，仍然在想他的事情）……飄呀飄的能上天了。

黃上天做什麼？（走到桌旁，拿起麻將牌來看看）嘿，發財，弄它四圈吧，黃姑長。

黃 你喝得那個樣子，還能打麻將，不要活扯蠻吧。
七 （坐上去把牌和和）你不要當我醉了。
喬 （討厭）一天到晚喝酒打牌，聯防隊打進來，給人家活抱了去，還知道怎麼弄的呢。（他站起來走開了）
七 （失常態）三缺一，把小翠花請來吧。
黃 （看住好笑）七爺同小翠花……
七 （笑）沒有什麼，（突然）騰騰騰，（站了起來）我倒忘記了，癆長，你的大太太要你馬上就去，她說今晚一定不准你同小太太翠花睡，（笑）哈哈，他說了又說，說了好幾遍。
喬 （來氣）七爺，你不要在這裏胡鬧吧。
七 怎麼胡鬧。
喬 我們在這裏談正經事，你來了就扯掉了，不是胡鬧？
七 （也來氣）你放屁。
黃 哎哎哎，七爺，你去睡睡吧。
七 （以酒裝瘋）眼睛藍了，認不得人了嗎？七爺不是你的吃戶。
喬 你是真的是假的。
七 隨你怎麼說。
喬 （對外）朱二，朱二。
七 （誤會）你喊朱二來捆我，媽的個戾。
喬 （忍耐）朱二，朱二。
七 （借題發揮，以報宿恨，走上去打了喬一拳）媽的，你來捆，
黃 （見勢不對，忙拉開）哎哎哎，七爺，做什麼！
喬 （被打一拳後，立即往房裏跑）笑話，笑話！
七 （拔出倉槍，把黃一推，追了上去）今天晚上幹掉吧！
（朱二上，見此情形呆住）
黃 （拉住七，就往外堆）這不像話，不像話，沒有爲了什麼事，就動起刀槍來啦！
七 太欺人，太欺人！（不肯走）大家拚死了都不過！
黃 哎哎哎！（硬拉七下）
朱 （莫名其妙）什麼玩藝兒！
喬 （拿手槍匆匆上，一看人已不在，把怒火轉到朱二身上了，走上去幾個耳光）喊你爲什麼不來！
朱 太爺，你不能打我！

喬 不打你！（又是一個耳光）

朱 （轉身就往外跑）……………

喬 回來！

朱 （站住轉身）做什麼？沒有事，就喊來把你打耳光的！

喬 你去告訴大太太，說我今晚有緊急公事，要談到半夜呢！

朱 （回頭就走）倒黠！

喬 （氣）刁七真瘋了，胆敢打太爺！

（黃匆匆上）

黃 這真笑話，這真笑話。

喬 刁七呢？

黃 叫人送他去睡了。刁七怎麼會這樣子？

喬 （氣極）你不知道嗎？就是爲了小翠花的事情。

黃 （笑）我倒弄忘記了，怪不得醋罐打翻了，哈哈……

喬 （反弄得難爲情，哭笑不得）幾時纔要他知道太爺的厲害，這班光棍，地痞，到底出身下賤，哼，總算我太爺失時的鳳凰不如雞，同這些光棍、地痞、流氓鬼混，不要……

（誰知道就連黃站長也罵進去了）

黃 （收起了笑臉，諷刺的）曲了太爺的架子了！

喬 （見黃不悅，也收住了他本來要罵的話）……

（靜場片刻）

喬 （槍放在桌上自己轉彎）黃站長，我們還是來談正經事吧。

黃 （隨口答應）好啊。

喬 （拿出烟來，兩人抽烟）坐下來談吧，（二人坐）你這幾天得到什麼新情報？

黃 這個……真難說，（唱梨窩糖調）

老百姓心向共產黨，有什麼話都不肯講。

一般的情報還知道，祕密的消息就休想。

前幾日老百姓忙公粮，星夜裏偷送到新四軍後方。

人心不歸順我們，還又有什麼辦法想。

喬 是啊，就是這個叫我們最沒有辦法想。

黃 這就不得不佩服共產黨的政治辦得好，會宣傳，真是他媽的，話到共產黨嘴裏，就說得生龍活現，死人能給他們說活了。

喬 （嘆了口氣）唉，（唱淮調）

共產黨他的的章程好，老百姓個個跟他跑，
組織堅強又嚴密，一層一級有領導。
他的幹部個個吃苦耐勞，又不爲發財私囊飽，
不怕犧牲拚命幹，還有什麼方法來打倒。

在抗日的時候，我接近了多少共產黨幹部，你怎麼同他明爭暗鬥，都弄不過他，就說現在吧，我們這個鄉裏，單憑個許學明早就把他揪掉了，他們區裏縣裏經常有人下來開會領導，兜兜配合，這裏槍響，到處槍響，這就沒得辦法了。

黃 唉，不能這樣就撒手呀。
喬 真不能談，越談就越無有信心。

黃 嘿！

喬 （在屋裏踱着方步，想着心事）哎！我想這是不錯的！（唱春調）

對付老百姓和共產黨，應該盡量玩花樣，
學習我們將委員長，一邊談「和平」一邊又動槍，
談「和平」是個緩衝計，一下打他個冷不妨！

我一面同許學明來談和，一方面再派他幾個內線。

黃 姑長，你看這個方法好不好！我們同張王莊談和，互不侵犯，對他進行麻痺，再派幾個內線活動，然後找機會一網打盡。我們這個鄉的政令就可以推開了！

黃 好是好，就怕人家許學明不是小孩子，不上這個當。就是許學明看不透我們的計謀，他們區裏經常來檢查，也會識破啊！

喬 這個，試試看，也許能奏效！

黃 我們還是先派內線去。

喬 嘿，（突然笑起來）這裏還有一個很妥當的人，哈哈，妙計，妙計，不怕你許學明利害，太爺比你更高明多呢。

黃 不是我縣你誇氣，也不要笑得太早。

喬 你看着吧。

（朱二匆匆跑上）

朱 太爺，刁七爺在小太太房裏鬧呢，香太太的嘴，小太太好像不肯，又像把刁七抱住了。

喬 （急）啊，啊，你說的什麼？

朱 我，我看見刁七把小太太抱住了

喬 什麼？什麼？有這樣的事，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急忙到桌邊拿了槍，就往門外跑，已到了門口）畜生，畜生，太爺要把他槍斃了。

黃 （急忙拉住了喬）你不能去，他吃醉了酒，又帶住了槍，你怎麼打得他過。

喬 （也有些駭怕）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家裏成了婊子院了啦。（想擺脫黃跑去）

黃 （把喬拖到桌子邊）宰相肚裏能撐船，壽太爺的氣量是大的。（對朱）朱二，我看不是真的。

朱 怎麼不是真的，我親眼看到的。

喬 這就把人氣死了，你不要拉我。

黃 哎哎哎，萬萬去不得，你去一定有危險，再說撕破了臉皮反難收拾，我去，讓我去看看。

喬 哎哎哎，還成什麼話，豈有此理，我同他拚了。

（何望貴上）

黃 何大爹來了。

何 好說，好說，太爺這麼的？

朱 （旁白）這就把他玩死了，再打我哪。

黃 是，是想去打鳥雀的。（放開了喬）

何 晚上還能打到鳥雀，真是好槍線。

喬 （氣得直喘，却說不出什麼來。）……

黃 痘長，何大爹來了，定有什麼新的消息，就不去打鳥雀了吧。

喬 （無可奈何，只好忍耐下去）好……好。

黃 朱二，你去請刁七爺來，說有要緊的事商議。

朱 是！（下）

黃 何大爹坐吧，今晚來得正好，有要緊的事商量。

喬 （氣才稍平下來）坐，坐。（收起了手槍）

何 不客氣，不客氣，太爺的氣色真不壞，真是紅運當道。

喬 （強笑）那裏紅運當道。

何 （神祕地）前天我就要來的，就沒有走得掉。

黃 罷。

何 （唱淮調）

許舉明前天開會回來，從縣裏帶回不少子彈，

又有大批手榴彈，攪得老百姓更壯了胆。
王思恩那批聯防隊，這兩天也全開了會，
不曉得說的是什麼，這裏頭一定有花頭。

喬 陳隊長，你怎麼不早來報告的？
何 能早來還不來嗎？我已經被他們注意了。如果說挨他們抓到憑據，怕就沒得命。

喬 （大話）我們都致生命于肚外啊。
何 是的，是的，鄉長總得想辦法，把許學明同王思恩那班聯防隊揪掉，我們那裏才得安穩，聯防隊就撐住老百姓的腰，聯防隊揪光了，老百姓那個敢不歸順。

喬 噯，（放謠言，唱梨膏糖調）
大批的「國軍」馬上開到，又要發動大「清剿」，
你枕頭放高來睡覺，一點心思也不用焦。
「國軍」有的是槍和炮，小小的聯防隊有什麼大不了，
這次「清剿」規模大，一定能把聯防隊消滅掉。

何 （唱淮調）
太爺的話我知道，為什麼大軍老不到，
老聽說是要大「清剿」，聯防隊還是沒消滅掉。

黃 （怕牛皮繭破，忙接唱淮調）
鄉長的話那會假，你暫且記在心下，
絕不能夠走漏秘密，這回「清剿」定有把握。

何 是的，是的。
黃 你能活動個把人，在許學明那聯防隊裏做內線？

何 這個……
喬 我們正需要有這樣一個適當的人，要「清剿」最好也要有內線，
那才好裏應外合，一網打盡。

何 是的，是的，我想想看，總之，盡我的力量效勞，我家小女還
不是你要回來的嗎？這恩情還沒報。

（朱二上）

朱 黃站長，刁七爺不曉得跑到那去了。

喬 算了，算了，不要他來。

朱 是，（下）

喬 （對何）你要加緊活動。

何 當然，當然。

喬 你們把張永福怎樣？

何 他不是換抓來了嗎？

喬 想要他回去做內線，可惜他到今天什麼口供也不肯招。

何 好，好。

喬 那就把他帶上來。

黃 何大爹，還是先迴避一下，如果說談好了，有你們兩個人事情就好辦了。

何 是的，黃站長說得不錯。

喬 朱二，朱二。

（朱二上）

朱 太爺，什麼事？

喬 你先帶何大爹到那邊屋裏息下子，再把那個張永福帶上來。

朱 是，何大爹，請……

何 好，好，（二人同下）

黃 （笑）不在他面前吹些牛皮，他又不肯幹啦。

喬 唉，這也難怪，連我們也沒有信心。

黃 剛才他說聯防隊開會，這又不知什麼花頭呢？他們現在也會黑換，又會奔襲。

喬 （恐怖）是的，鄉公所明天移動吧。

黃 對，小心謹慎為佳。

（朱二持槍押張永福上，張還綁住，已被拷打得不成人樣。）

喬 （對張永福）你抓來有半個月了，你想通了吧？

張 （不答）……

喬 你怎麼不回答？

張 （仍不答）……

喬 嘿！朱二，把他手鬆下來。

朱 是。（替張解掉繩）

喬 坐下來談吧。

張 （仍不答）

喬 今天放你回去了。

張 （還是不答）。

喬 你應該高興啊，我們寬大你。

張 (氣)用不着寬大。什麼刑罰都挨過了。

黃 哎……………(唱淮調)

我看你是個老實人，怎麼被共產黨迷住心？
不知道我太爺好心意，真是個狗咬呂洞賓。
如今對你放寬大，今晚就把你放回家，
只要你承認一件事，你自己現在考慮一下。

張 (不回答)……………

黃 (唱淮調)

鄉長的胸懷有多大，你們的罪惡不計心下。
只要你答應一樁事，今晚就放你去回家。
鄉長今年春天裏，手臂膀挨你們打傷了，
這樣人仇恨都不記在心，你怎麼還不感恩。

喬 今晚放你回去，你說好不好。

張 那只好隨你為便。

黃 我問你要不要回去。家裏老婆孩子想你呢。

張 (不答)……………

喬 今晚決定放你回去，只要你答應給我們送情報。

張 (不答)……………

黃 怎麼不說話？

張 (仍不答)

喬 你考慮吧。總之今晚送你回去，答應給我們送情報，就放你回家，不答應，就送你回老家。兩條路，隨你揀那一條。

黃 你是不是怕回去他們不相信你？

張 他們相信我決不會投降。

喬 這就好了。(唱春調)

你回去就說是逃出來，我們也裝扮蕭將你逮，
派兩人跟後頭亂打槍，這樣做再精明也看不出來。

黃 妙，妙妙妙！

張 不要花言巧語了，我決不會把我們窮老百姓賣了。

喬 什麼？(耐忍)只要你答應給我們送情報，太爺每個月津貼給你兩斛大米。

黃 如果做偶有功，另外還有獎賞。

張 窮人不賣良心。

喬 (奸笑) 哈哈，姓張的，你曉得太爺是在審問你。

張 姓喬的，你嚇不了人。

喬 (突然大聲) 啊，你胆量倒不小。

張 有錢的地主才胆小，才怕死，我們窮人除了跟住共產黨走，窮的路都是死路。

黃 你既不想活，先再綁起來，把他活埋掉。

張 (處之泰然) ……………

喬 再讓他考慮，考慮。

黃 也好。

喬 讓你再考慮一個鐘頭，兩條路，隨你走那一條。(稍停) 朱二，把他帶下去。

(朱二帶張永福下)

黃 真是沒有辦法。

喬 將來怕更沒有辦法。

(二人對着，無話，場上靜極，突然一槍聲響，同時聽到朱二慘叫「哎唷」，外面有急促的腳步聲，喬、黃二大驚，拿槍向外跑，正到門口，外面打來一槍，喬、黃二人隱在門口，窗旁開槍抵抗極慌亂，外面仍不斷有槍打進來)

許聲 繳槍吧。

王聲 我們聯防隊和縣隊來請你啦。

許聲 所有的人都挨我們和縣隊抓住了，繳槍吧。

(喬、黃仍抵抗，外面槍聲不斷打來)

——幕急閉——

第四幕

第五景

時間 一九四八年的初春。

地點 張王莊外半里的河邊上。

佈景 一條大路從東南通向西北，走過近十里的地方，就是敵入的據點。大路的西北端，有一條河，從西南通向東北，河上有一座稍稍高出的橋，這座橋的中間已經破壞了，只搭了兩塊木板在上面，還可以走人，如果發生敵情，馬上可以抽掉，就斷絕了敵人的來路。橋的旁邊有樹和幾個散兵壕，大路的兩旁通有交通溝，大路被控斷了，自然成了阻擊敵人的工事。大路的北邊可以看到遠處的村落，和近處沒有劃掉的柴塘裏的蘆葦。

開幕 初春的太陽才昇起來不久，許學明領聯防隊裏的王、張、長、衆甲四個人，在警戒，監視着據點裏的敵人，保衛着羣衆春耕，他們有的站住，有的坐着，王思恩在高處瞭望。遠處不時傳來耕田打碾聲。

長 許指導員，今年春天，同去年春天，真是變了個樣子。

甲 還还用說嗎？去年這個時候，敵人還正瘋狂呢！

長 一點也不錯，趙三爹，王二爹就是去年這個時候犧牲的吧！
許 不錯，到一年了。

（傳來耕田打糧的聲音）

張 今年老百姓大家還忙春耕，糧種可得響了半個天，去年大家跑反還來不及，一進莊子死氣沉沉，只聽到你家哭他家喊。
王 這全靠我們鬥爭出來！

許 思恩說得不錯，這還靠縣裏區裏領導，縣鄉的聯防隊配合，老百姓又個個齊心！

長 一點兒也不錯！

王 大家不要忘記了，主要的還是虧得毛主席領導的老部隊，在山東、東北那些老頭把蔣禿頭的主力打垮，我們這塊才能堅持下來啊！

許 這當然嘮，離了老部隊打大仗，離了毛主席出主意，隨便怎樣也沒得今天這個局勢啊！

長 想得很高興。

（衆笑）

王 大成，要是不挨抓去，一定也是和我們一起拿槍幹了！

張 怎麼不是的？大成，到今天就沒有有一點音信！

許 （領唱鋤頭舞調）

手把着鋼鎗殺敵人啊，

衆 （接唱）消滅了敵人才翻身啊，依呀海，呀呵海，

許 （接唱）消滅了敵人

衆 （接和唱）才翻身哪，呀呵海，依呀海！

許 （領唱）我們是保田聯防隊啊！

衆 （接唱）保住了田地飯碗根啊，依呀海，呀呵海！

許 （接唱）保住了田地

衆 （接和唱）飯碗根啊，呀呵海，依呀海！

許 （領唱）堅持那原處來鬥爭啊，

衆 （接唱）要英勇不怕來犧牲啊，依呀海，呀呵海，

許 （接唱）爲了自己

衆 （接和唱）爲人民啊，呀呵海，依呀海！

（衆笑）

長 敵人聽我們這歌聲，就嚇死了！

張 你也不要太輕敵，就憑這唱歌能打倒敵人嗎？還是靠槍桿子！

王 （說笑地）你不說我就有曉得嘅！

長 真的，老張自去年秋天挨抓去，受的刑罰太厲害了，就沒有以前那樣歡喜說笑話了。

王 怎麼不是的。

張 （引起了他的回憶）去年秋天，不是縣隊和你們去突擊，救出來，恐怕就歸天了，那只好同佛老爺去說笑話了。

（衆笑）

王 就是那次狠狠的打擊了土頑，喬國公審槍決了，土頑夾尾巴狗，不神氣了。

張 喬國公死了，老百姓那個不叫好。

（傳來兩聲槍響）

許 打槍，大家注意。

甲 今天下來這麼早。

許 大家都到工事裏隱避起來吧。（他走過去把橋板抽掉了）

（衆很熟練的進入工事）

許 大家檢查自己的槍，不要打的時候不把用。（走到高處瞭望）

（衆檢查自己的槍）

王 （站在橋口的散兵壕裏）指導員，像有二個敵人拼命的朝這邊奔來了。

許 是的，（也下來了）大家準備好，打不到敵人不放槍。

（衆在自己的工事裏，向西北望，有人 瞄準）

王 來了，來了，怎麼只有兩個人奔？

許 注意，大家沉住氣。

（衆緊張）

長 還不打槍嗎？（打了一槍）

王 伏下去了。

（傳來叫喊聲：「別打槍，別打槍，我們是逃兵。」）

王 放你的屁。

聲 我們是逃兵，後面有人追來了，我們繳槍。

許 只准來一個人。

聲 是，

許 （對衆）大家瞄準，如果是假投降，就開排槍打。

(衆瞄準，嚴密注意)

王 不准動。

聲 (像要哭)後面追來啦，我們繳槍，你們讓我過去。

許 (命令地)一個人雙手舉着槍跑來。

聲 是。

王 好槍。好槍，兩支，兩支。

(逃兵快要走近橋)

許 把槍掠過來。

(只聽得槍掉在河邊上的聲音)

許 站住，不准動，身上還有沒有武器。

聲 只有子彈。

許 後面一個也上來，(對王)把橋扭起來，讓他們來。

王 (跳出扭橋)

(又傳來槍聲，衆仍嚴密監視，橋已扭好)

許 過來吧。

聲 是。

(逃兵甲走上了橋，橋搖晃，逃甲馬上扶住橋板爬了過來)

逃兵甲 我，我是來投降的，(狼狽，有些顫怕)你們是……

許 不要顫怕，把子彈交出來，除了武器以外，什麼我們都不要。

逃兵甲 是，(解下子彈帶交許)

(衆仍監視着敵方，逃兵乙走橋上爬過來了)

逃兵乙 後面人追來了。(自動把子彈帶交出)

許 (去抽橋)……

長 (跳出)讓我拾抽。(抽了橋仍回原地)

王 (跑下河邊去撿槍)……

(槍聲近)

許 (對逃兵)後面有多少人追？

逃兵乙 不，不知道。

許 你們在這裏(指交通溝)休息，等把敵人打回去，帶你們到區署去。

(逃兵下交通溝，王拿兩支槍上)

王 兩支「中正式」，今天就拿它打。(另一支交給了許)

(槍聲更近)

長 (想上來看槍)把我看看。

許 大家注意，敵人來了。

(衆緊張)

王 (低聲)來了，來了。

許 打排槍。

(衆齊發，逃兵亦轉向敵方)

許 好，攔倒了一個。

(敵人的機槍張口了，打得泥土亂蹣，片刻)

許 敵人衝了，排槍，打排槍。

(衆連打兩排槍，目不轉睛的盯住敵方，一陣猛烈的聲音停，死一樣的沉寂，片刻，敵人的機槍、步槍一齊打來了)

許 (描準了槍)連發排槍。

(衆連發排槍)

王 好啊，好啊，又打倒了兩個。

(敵人的機槍仍不斷打來，衆沉着應戰)

逃兵甲 老鄉，把一支槍我也打。

許 好，你來。

逃兵甲 (慢慢爬到許旁，拿了一支槍，站在散兵壕裏打了)

(槍聲又猛烈起來，這時在另一個方向又聽到槍聲響)

長 敵人衝了，敵人衝了。

張 媽媽個辰。(打了一槍)

(戰鬥到了最劇烈的時候，雙方槍聲不停，另一面槍聲也逼近)

王 (拿出手榴彈用勁擲過去)你衝，你衝請你吃個開花彈。

(手榴彈爆開了，敵人的火力減弱了)

許 敵人亂了，再打槍，描準了打。

(另一面槍聲更逼近，片刻後)

許 敵人逃回去了，衝過去，追。

王 (爬着去抬柩，接着就伏着衝過去了)衝啊，捉活的。

許 (指揮着大家)衝過去。

(衆絡繹衝過了柩，逃兵乙留在場上，槍聲疏疏落落，以聽出是追擊的槍聲)

逃乙（站了起來，四處望望，最後站在橋頭上望着追擊）

衆乙（探頭探腦上，望着逃乙站在那裏，不知所以，立即縮回頭去了）

逃乙（仍倚着樹在那裏望）還能打什麼仗！

（過了一刻，衆乙領着莊上的羣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的拿着叉、棍、扁担等突然衝上，走上去就要打逃乙）

衆乙 捉活的，捉活的。

逃乙（突然發覺後面的人聲，轉過頭來，見衆拿着這些東西，又對他怒目而視，嚇得不知怎好，拔腳就逃）……

衆乙 你往那裏逃？大家上呀。

（衆湧上去了，舉起東西就要打）

逃乙（連忙往下一跪，連連磕頭）我，我是來投降你們的。

衆丙 什麼。

逃乙 我是逃兵，來投降的，求求你們老鄉饒命。

衆丙 饒命，你做的壞事，害老百姓，到忘記了，打打。

逃乙（連連磕頭）不能，不能，饒我的命，我沒有做什麼壞事。

衆 什麼？

衆丙 你們這號土匪軍，還沒做過壞事嗎？姦、淫、燒、殺、搶各色具盡，你還說鬼話，打打打。

（衆要打）

逃乙 我，我……

衆乙 大家不要打，讓他說清楚，你爲什麼當「遭殃軍」？

逃乙 我是挨抓了抓來的，我家裏也是窮人，我那裏情願當「中央軍」，替蔣介石當炮灰嗎？我才拚了死逃出來。（哭起來了）

衆乙 饒，你起來吧，只要你是真來投降的，我們政府裏還優待你。

逃乙 坐在地上（唱逃難調）

「中央軍」吃敗仗，兵士個個想逃亡。

哎哎唷，兵士個個想逃亡。

我們這裏前幾天，逃跑就有二三十，

哎哎唷，逃跑就有二三十。

衆丙 他們不看住嗎？

逃乙 怎麼看得住，那願意替蔣介石打仗！

衆乙 我們越打勝仗，他們開小差的越多。

逃乙 只要能放我回去，再看到我老母親，我死也閉眼了，（哭得更利害了）

（衆感動，都散開來了）

衆丁 唉，蔣禿頭殺人不用刀啊，抓丁拉伕就弄得老百姓沒命了。

衆乙 （對逃乙）你吃過飯的？

逃乙 謝謝你，我不餓。

（許與衆甲、逃甲上，逃甲已不拿槍了）

衆戊 噢！指導員回來了，還有個「遭殃軍」。

（衆都讓開，許等走進衆中去了）

衆乙 還有王思恩他們嗎？

許 去追敵人了，你們怎麼來的？

衆丙 （笑）說是來捉活的呢。

（衆笑）

許 捉活的？（唱小開口調）

今天打的這一仗，多虧北邊聯防隊幫忙，

我們這邊槍一響，他們就配合從北邊上。

隔邊一起來夾攻，「遭殃軍」再兇也不中，

打死他有三四個，繳到兩支槍又好用。

衆 好呀，好呀，有指導員領導，就包打勝仗。

許 怎麼能這樣說，不是爲他們兩個來投降，要處理，我也追上去

了。

衆甲 媽媽的，現在「遭殃軍」真窮，一打尾巴夾住就逃了。

衆乙 我們堅持到這樣子，只要大軍一南下，那就解放翻身了呀。

衆丙 是啊，就巴望老部隊早些下來！

許 大家也不要作急，只要我們就這樣堅持住，總有這一天的。

（忽然又是槍聲）

許 怎麼？又打……（向西北瞭望）

（衆緊張，亦望西北，片刻，王思恩等每人都是雙槍匆匆跑上）

王 指導員，敵人兵力增加了，兩路會合到一起，又來了。

許 媽的，來就幹。

（衆又望西北望望散下）

許 （對衆乙）你把這兩個老鄉先帶到莊上，招待他們暫時住下來，等仗打過了再往區裏送。

衆乙 好好，二位走吧。

（逃甲 乙隨衆乙下）

許 （對長）你快去河北邊聯防隊聯系一下，就說我們還在橋頭阻擊，望他們密集配合，你就在那裏同他們一起打吧，有什麼信你繞彎子送來。

長 好，我帶一枝新槍去。（老槍交許，匆匆過橋向北去了）

（這時各人進入陣地。橋板抽掉，槍聲已更近）

許 大家沉住氣，我們有道樣一條河，敵人不死他二十能來嗎？

（考慮）把他們些人也調到這邊來吧。

（這時許所領導的聯防隊員七八人扛着槍上）

許 （見到他們，大喜）正要派人調你們來，來得正好敵人又來了，快進工事吧。

（衆喊好，即進入工事，有的人已散到舞台上所看不到的地方去了）

許 同志們。我們今天還要再繳幾枝槍。

衆 好，叫他活的來，死的回去。

（機槍聲響，衆嚴密注視西北方，槍聲更響）

——幕急閉

（閉幕。中聲大作）

第五幕

第六景

時間 一九四八年的冬天。

地點 與第一幕同。

佈景 與第一景同，不過王思恩家的房子是重新砌過了，不及原來的那樣大，曾大成家的房子也修起來了。但是，仍舊可以看出那年春天，敵人在這裏暴行的痕跡。那棵燒焦了的老楊樹還在那裏，王思恩家原來牆樞子的廢墟依然存在。場上多了幾個草堆，已不是是那樣慘荒涼的，一切的一切都很有條理。這顯明地可以看出，敵人所留下的瘡傷，是慢慢地恢復了。

開幕 這天的清早，莊上鬧轟轟的，忙着開慶祝解放大會，所有的人們嘴笑得拉到耳朵根，慶喜解放軍把城裏的敵人打跑了，這裏完全得到解放。莊上的人們，在這種說不出的高興的情緒下，有時又會回想到二年多來的艱苦的堅持，不免又有些心酸，熱淚自然地湧出了眼眶。王思恩後來當了村長，今天他真要算頂忙了，請了人在他家裏寫慶祝大會的標語，開幕時場上無人，聽得後面傳來人聲，笑聲，和敲鑼鼓的聲音。

，這鑼鼓聲從開幕到閉幕，都不停的斷斷續續傳來。

曾（手裏拿着一瓢大壽糕子，摸着走出門來，她的眼睛已經哭瞎了，今天大概又哭過了，臉上還有淚痕，揩了揩臉上的眼淚，嘆了口氣，自言自語）大成子，日子過出頭了，就是你，你到那去啦。（摸摸瓢裏的糕子，慢慢向西走下去了）

（王思恩屋裏傳來一陣笑聲，接着衆甲拿着寫好的紅絲標語走出來，又回過頭去）

衆甲 村長啊，村裏啊，就這麼一塊門板上貼一個啊。

王聲 是的，是的，你先去，我就來。

衆甲 好啊，好啊。（連忙就走，因爲他拿的標語還沒有完全乾，不好摺起來，就這麼散着拿的，跑得快給風一吹，吹掉了一張，他連忙去拾，旁的幾張又掉下來了）鬼風鬼風，標語吹跑了。（忙着去拾）

王（急忙出來）今天開慶祝會，刮這麼大的風真不對巧。（也去拾標語）還沒有乾呢。倒弄糊得了。

衆甲 是的，派等乾了再去貼的。

王 哎，（拾起一張仔細一看）這貼出去像個什麼？這一張還頂緊的呢！（他唸起標語來了）「慶祝五區全部解放要加緊支援前線，徹底消滅國民黨匪軍，解放全中國！」重新寫一張吧！

衆甲 我看也是的，這個會不佈置得漂亮些像什麼話，堅持了兩年多，才撈到開這個會啊！（笑）

（傳來了一陣較響的鑼鼓聲，接着又是兒童的唱歌聲，還清楚的能聽到——（二月裏調）

——兩年多來苦堅持，
——今天我們全解放，
——種瓜得瓜種豆收豆，
——流了血汗今天得解放！）

王 你看兒童多高興，一天唱到晚，（他拿着標語進屋去了）

（衆甲拾起標語，兒童團還在接着唱；

——全解放呀全解放，
——男女老少喜洋洋，
——血海深仇記在心上，

——一定把蔣匪通通消滅光！)

衆甲 (和唱最後一句下去了)——一定把蔣匪通通消滅光！

(兒童團的歌聲走遠了，但還聽得到：)

——蔣匪通通消滅光，

——全中國人民都解放，

——打狼就要·鼻氣打死，

——消滅蔣匪也是一樣。

許指導員匆匆走下)

許 (連喊帶走)王村長，王村長。

王 (急忙走出)做什麼？指導員。

許 區裏來信，說要的一批民工，要馬上集中，跟上部隊向南去。
要個個身強力壯的。

王 沒問題，說走就走，等開過了慶祝會。就到會場集中，人人都
高興，鄉裏幾年沒開這樣的會了，個個全想開會再走！

許 好啊，好啊，會準備得怎麼樣了？

王 還要有個把鐘頭才開得出來。

(會大成穿著解放軍服裝，臉上養得紅紅的，雄糾糾的上
)

會大成 (以下稱大，走上來就停住了，四處看，出去了兩年多，
家門口又有些變了樣，正在懷疑地看著)

(王、許見一解放軍走來，就注意地看他)

許 (走上去)同志！你找那個的？

大 我……(注意地看許、王)

王 (更注意地看大)你是……

大 你是……思恩啊？

王 (突然)大成，你走那裏來的。

大 我在城裏來的，(見到家鄉人，而且思恩又同他從小在一起玩
的。不覺眼淚含滿了眼眶)

王、許 (高興得說不出話來)你……

大 我……(也沒有說出什麼)

王 (順手拿了板凳)坐下來，坐下來，兩年多沒有看見，把人心
倒焦乾了。

大 （坐了下來）兩年多，像過了幾十年。
許 從你挨抓走了以後，就沒有聽到你一點消息，我們大家常談起你，就不曉得你下落。

大 談起我的下落，話就長啦，（唱淮調）
自從前年正月初，我挨着匪軍來抓，
抓去不到半個月，就卡住我把黃軍裝穿，
我就這樣當了匪軍，吃盡了千辛萬苦，
想逃也沒得辦法，老兵們日夜都看住。

王 我們就聽說你挨卡住當匪軍了。

大 是啊，在裏邊約數有半年。（唱淮調）
後來開到六分區來打仗，我這才得到解放，
心想仇恨不可不報，我就決心把解放軍當。

許 你怎麼不打信來家？

大 我想等我打回來再告訴你們。

王 今天是打回來了。

大 打回來了！

奶 （站在門口聽）思恩啊，你來下子。

王 媽，大成來家去，大成來家去。

奶 啊，（驚喜）有這話嗎？

王 還騙你嗎？

奶 （急忙跑前來）大成子啊。

大 （站了起來）二媽！

奶 （對大上下看，禁不住流下淚來）倒變得比在家時辰好，唉，你把你媽眼睛都哭瞎了，日裏哭，夜裏哭，見到人就大哭，哭得像個淚人子樣的。（揩了揩眼淚）快坐下來，你站起來做呢，坐下來息息，你媽看到你的？

大 沒有，二爹爹呢？

王 犧牲了。

大 （驚訝）啊。

奶 （難過起來）他死鬼爹爹，在你挨抓走了後一個月吧，是在前年二月初頭裏，匪狗入的「中央軍」連長掛死了，到明年有兩週年了，（眼淚湧出來了，不斷的落下）

（大家都陷入到回憶的深淵去了，場上靜極，誇張些說，

真可以聽到每個人激動的脈膊在跳。但這沉寂，片刻後，給後面傳來的鑼鼓聲打破了。兒童又在唱着二月裏調：

——全解放呀全解放，

——男女老少喜洋洋，

——血海深仇記在心上，

——一定把蔣匪通通消滅光。）

許 一點也不錯，我們的仇恨比海還要深，要報這個仇，能永遠解放，一定要把蔣匪通通消滅光。

王 是的，不能揭了瘡疤忘了痛。

大 莊上像變得了。

王 這兩年，莊上的人都是在火裏爬出來，在刀尖子下逃出來的。

奶 （還才收住了淚，仇恨地）我家房子不是挨那些殺千刀的燒了後來莊上人幫忙砌起來的。

王 這棵燒焦的老楊樹，趙三爹爹就挨吊着槍斃在這樹上，兩年多來同敵人拚命，在千辛萬苦中熬煎出來，現在得到解放，心裏的高興、舒心、快活真是說不出來。（笑出了眼淚）

大 是的，我挨抓去後，受到醜心苦，被家裏部隊解放了，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高興和難過，受過這些苦的人，才能曉得這種味道。

（衆又陷入了回憶的境地裏去了，片刻）

王 （興奮地）現在我們要笑得不能擡牙了。（唱小開口調）

毒裏的大毒蟲喬奇圖，他的骨頭已下土，

生前壞事他做盡，壓迫得我們窮人走頭無路。

現在蔣匪已打跑，封建地主也打倒，

翻身出頭靠得牢，怎叫大家不歡笑。

現在剩下來的，就是再下一把勁，

把蔣匪澈底消滅，就永遠翻身啦。（笑）

大 是的我們還要下最後一把勁。

（王長順匆匆跑上）

長 指導員同村長啊，會場上還有什麼東西？

王 你到屋裏把寫好的標語拿去貼，馬上我就來。你看見會六奶奶的？大成哥家來了，你順便喊她下子。

長 啊，大成哥來家了嗎？（跑上前來，看住大，猛然的抓住大）

把我們想死了。

大 (說不出什麼來)……………

長 (又細細的看了一下)好，我們去喊六奶奶去，(跑進王思恩家屋，拿着標語就往下奔)大成哥來家了，大成哥來家了……
…(奔着喊着下去了，一直還聽到他在喊)

大 莊上還有些什麼變化？何望貴那個尖頭怎樣了？

許 他家嗎？去年全家就爬奔掉了。

王 他做坐探，後來露出了馬脚便一家逃亡了。現在不曉得上那裏去了，劉四明白白的挨打死了。

(這時莊上的羣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絡絡續續的跑上來了，都圍住了王、許、大、奶。你一句他一句的問長問短，有些亂，大家好像搶着說，有的小伢子跑去摸大成的衣裳，或者拉拉他的手)

——大成哥，離家有兩年多了吧。

大 (說不出的高興和難過，你問他問應接不暇)有兩年多了。

——你吃辛苦了啊。

大 哎，是的。

——真想不到你家來了。

——莊上人那個不想你，尤其是現在大家解放了。

大 嗯，是的。

——莊上變得了啊。

大 是的，變了。

——王二爹同趙三爹同敵人拼死了。

——地主喬，等圖挨我們公審槍斃了。

大 噫噫。

——你幾時當解放軍的？

大 去年。

——好，有種，是走國民黨匪軍裏逃去的吧？

大 是解放過去的。

——啊，不錯，不錯，你養得不醜。

——漢彌陀佛，你家來看看你媽媽好，她眼睛都哭瞎了。

——國民黨軍真殺人啊。

(你一言他一語的真是不知道有多少，聽也聽不清楚了)

鑼鼓聲又敲近來，正在這時候後面傳來了曾六奶奶的叫喊聲，好像是帶着哭聲：「大成子……你家來了……」接着一個小孩子的聲音：「讓開來，讓開來，讓六奶奶走讓！」大家都靜下來讓開了條路，一個小孩子攙着曾六奶奶走上來了）

會 大成子，大成子！（哭起來了，兩隻手伸來前面要去抱大成）
大 （見媽來，也忍不住流下淚來，媽，媽，（走到曾六奶奶身邊，扶住了曾六奶奶，曾六奶奶一把緊緊的抱了大成，二人流淚無語）

（衆見此情景都看得呆住了，有的人也禁不住掉下眼淚，場上沒有一點別的聲音，只聽到曾六奶奶的抽氣的聲音，片刻）

許 六奶奶不哭了，大成家來看你了。
會 不哭，我不哭，我歡喜，我高興。（但眼淚仍不斷的掉下來）
王 大家散吧，讓大成哥和六奶奶談談，等下子大成哥再到大家家裏去玩。

（衆像戀戀不捨，過了一息，大家連續走散了，有好多人在走的時候都說：「大成哥，你回頭到我家去談談。」大成都是連連點頭回答：「囑哪，囑哪。」）

王 大成，我們今天開慶祝解放大會，我先去照應下子，馬上再來，你同你媽細談談吧。

大 好啊，你忙，你有事。

許 等等開會還請你上台講講話，說說前方的勝利消息。

大 我不會說什呢。

許 不客氣，不客氣。

王 我們走了，（二人同下）

會 （她已收住了眼淚，把手鬆開來了，手在大成身上臉上摸）大成子，你媽想你想瘋了……

大 媽。

奶 大成子，你在這塊談，我燒的糕茶把你喝喝。

大 二媽，不要，不要，我不餓也不渴。

奶 沒事，沒事，現成的。（下）

會 （抓住了大成手）大成子，你媽爲你眼都哭瞎了。

大 媽，你……

會 我看不見你，你還是兩年前那個樣子！

大 媽，是的！比以前還胖了。

會 你沒來家，我眼睛一閉，你就好像在眼前，我喊喊又沒有人答應。

大 媽！我不在家那個答應呢？

會 （又摸摸大成的臉）我做夢，常常夢見你回來了，我歡喜得笑醒了，大成子，還是你媽一個人在流眼淚。

大 媽，（拿凳子）媽，你坐下來吧。

會 （坐下來了）大成子，你來，你來，你手把我抓住，我心裏好像好過些。

大 （走近去，手送到會手裏）媽，你過得怎樣？

會 莊上的人都可憐我，幫我的忙，吃還不焦。（在大成身上摸來摸去，摸到軍裝口袋）你穿的什呢衣裳？

大 軍裝。

會 你穿軍裝做什呢？

大 當解放軍。

會 噢，（臉上泛起了笑容）你怎麼去當解放軍的。

大 媽，要翻身，求解放。

會 噢。

大 不是解放軍救了我，怕就看不到你了。

（二人無語。場上靜，片刻，後面又傳了鑼鼓聲，兒童團的歌聲已傳來了：

——全解放呀全解放，

——男女老少喜洋洋，

——血海深仇記在心上，

——一定把蔣匪通通消滅光！）

大 媽，兒童團多快活，唱呀敲的多高興。

會 幾年都聽不到唱歌，敲鑼鼓了，今天開慶祝會，慶祝我們重見天日，翻身解放，才這樣熱鬧的。（心裏在想着什麼事，眉毛老是皺呀皺的。）

大 媽，你今天高興。

會 高興，（稍停）看到了你，我就格外高興。

大 媽。

會 噢，你就登家裏了？

大 不。

會 怎麼的？

大 國民黨匪軍還沒有打光，仇還沒有報。

會 噢，沒有打光。

大 你想我登家裏？

會 這塊的國民黨匪軍打跑了，你不家來嗎？

大 （想，稍停）媽，我爹怎麼死的？

會 挨地主逼死的。

大 這仇要不要報？

會 要報。

大 怎麼報呢？

會 這個……

大 就要把國民黨反動派消滅光，才不會再有地主來迫害、剝削我們窮人，才能永遠翻身。

會 噢。

大 媽。（唱小開口調）

我們這塊蔣匪已打跑，反動派還沒有完全消滅掉，

不能只看家鄉已解放，就放下了敵人不打，

如果敵人不消滅盡，日子就不會得太平，

亂草如果不除根，來春還會要發青，

如今敵人主力已打垮，趁熱火來好打鐵，

一鼻氣把蔣匪來消滅，這就要我們下最後一把勁。

會 地主的罪，蔣匪的罪我都受够了。

大 只要把國民黨反動派都消滅盡，就再不會受罪了。

會 是的，你想不想家來？

大 想家來，現在不是時候。

會 到什麼時辰才是時候。

大 把國民黨軍消滅得光光的了，一個也不留，就在那個時候家來。

會 噢！你讓我摸摸你。（摸大成臉）

大 大丈夫有仇不報枉爲人。（唱淮調，悲憤）

我媽媽你老請聽真，有仇不報枉爲人，
你兒子挨抓去吃的餓心苦，永世不忘記在心，
我媽媽眼睛哭瞎了，恨只恨那個國民黨軍，
要不把國民黨消滅盡，我們還是不得翻身。

會 噯，媽曉得。

大 國民黨軍要垮了，現在他又玩假和平的花頭了，媽你不記得嗎？
鬼子投降的時候，國民黨玩假和平，把兵馬調齊了，就打到我們這裏來了。

會 是的。

大 我們翻身了的舒心日子就挨打破了，我就挨抓快抓去了。

會 噯。

大 現在國民黨要垮了，又玩假和平，想喘口氣，把兵馬整頓一下子，再來打。

會 是啊，人說打蛇要打頭，一鼻氣把它打死，才不會再咬人呢。

大 對，對，媽說得真對。（笑了）

奶 大成，大成啊，你來喝碗糕茶。

大 二媽，我不吃。

奶 你這個人，饒出來了還不吃，難不成兩年沒見面變生疏了。

大 二媽，真不像話。

奶 這有什麼呢，我就端把你吃吧。（隨即去拿）

大 不不不，我自己來端。

奶 （端了碗糕，拿了個小板凳，走到前面來）大成啊，端去。

大 （接過碗）……

奶 （把板凳放下）噯，坐下來吃。

大 你坐，你坐。（對會）媽，你吃啊？

會 （笑）我沒吃過糕啊。

奶 （也笑了）真是個孝順兒子。

大 （吃糕茶）……

奶 你今天就住家裏了。

大 不，我只請了半天假。

奶 你這兒子，不多請兩天假的。

大 部隊休息幾天就要再向南了。

奶 噯，老部隊還晚忙呢，後勤上也翻翻的。今天思恩也要出發了

，帶民工上前線去。

大 軍隊和老百姓都日晝忙，趕緊把國民黨軍消滅光。

會 大成說國民黨又玩假和平呢。

奶 萬萬和不得，不上他的當，前年不是和了的嗎？結果又打過了，害得我們受了兩年多的苦，貽誤他爹就死了。（難過，落淚）

（鑼鼓聲又傳來，兒童團又唱起歌了：

——蔣匪會玩鬼花樣，

——假求和平裝哭腔，

——牠想趁機養好傷，

——再發兵馬來打仗。）

大 （已經吃完了，要把碗送到屋裏去）

奶 把我，把我，（接過來碗）

王 （上）大成啊，今天不湊巧，我要帶民工上前線，撈不到同你細談啦。

大 大家都忙，就是爲的一鼻氣把國民黨軍揪光。

王 是啊，再不揪光，把傷口養復員，還會來殺害老百姓，那我們老百姓又要遭殃了，這兩多的苦還沒有吃够嗎！

會 （笑）你倆小兄弟真的到撈不到談嘍！

王 把國民黨軍消滅光了，日子太平了，以後談的日子長呢，媽，你把我的衣裳被子弄下子，區裏又派人來催，現在連會也撈不到參加了，馬快人到這塊集合，我就帶他們走了。我有下事，馬上就來。

奶 好啊。（下）

會 大成，你看看你的家。

（大成攙着會六奶奶走向會屋）

會 這屋子差點小小挨殺刀的燒掉了，你就看不到了。

大 噫。

（二人進屋，鑼鼓聲又傳來，兒童團又起來了：（二月裏調）

——蔣匪會玩鬼花樣，

——假求和平裝哭腔，

——牠想乘機養好傷，

——再發兵馬來打仗。

× ×

——老百姓決不上他當，

——早就識破這鬼花樣，

——澈底消滅國民黨軍，

——不留那禍害在世上。

鑼鼓仍不停的敲，民工們推着小車從西邊上，頓上來休息了，有些小車子沒有推上來，就頓在西邊了，民工中有張永福，他正往王思恩家屋看，王、許、晏和羣衆們都湧湧來了，敲鑼鼓的也來了，不停的敲着，大、貧、奶也都出來，站在人前面）

王（看了看民工們）你們都來了，（跑回去揩背包，扛着槍上）今天我們民工上前線，臨走，指導員說幾句話。

（衆鼓掌並叫喊：「歡迎，歡迎。」鑼鼓也大敲一陣停了）

許 大家馬上就要走，我只說兩小句：我們過去吃了地主醃心的苦，我們鄉裏苦鬥了兩年多，解放軍大反攻了，我們才得到解放，現在敵人還沒有完全打光，要打到底，我們記住這兩年多來，國民黨軍給我們的災難，我們記住趙三爹、王二爹爲了我們翻身犧牲了，還有白白挨打死了的劉四明，（難過得停住了）

（衆感動，有的人流淚了）

（接說）這個仇恨要把國民黨軍打垮了才報得了。大家還記得兩年多以前，國民黨玩花頭，假和平，兵馬調齊了以後就打進來了，我們老百姓才受了說不盡的災難，現在國民黨軍就要垮，他又玩假和平，我們那個會上他當，爲了澈底翻身，求解放，就要揪到底，揪到底，把國民黨軍消滅光，（稍停）希望大家在前線立功，完了。

（衆鼓掌並喊口號，「要翻身革命幹到底，到前線上去立功。」人聲轟起來了）

王（對民工）我們就出發吧，部隊到江南，我就跟到江南去。

（民工們推着小車子向東下，有頭十輛小車接連着走下，鼓鑼敲起來了，兒童團又唱起了歌：二月里調）

——蔣匪會玩鬼花樣，

——假求和平裝哭腔，
——牠想趁機養好傷，
——再發兵馬來打仗。
× × ×
——老百姓決不上牠當，
——早就識破這鬼花樣，
——澈底消滅國民黨軍，
——不留那禍害在世上。）

——在歌聲中幕慢慢下

（全劇終）

後 記

「求解放」是我的一篇較長的習作，它僅僅反映了蔣後堅持偉大的鬥爭生活一個側面。由於生活體驗得不够，修養差，沒有能把蔣後堅持鬥爭的艱苦性、殘酷性、曲折性深刻地描繪出來。爲了趕上農村劇團新年演出，不及修改就付印了，再加上是在很短時間內突擊寫成的，就更顯得粗糙。僅希望在演出後，能接到各方面的寶貴意見，再重加修改。

這個劇本的形式，我感到有些不三不四，這裏（華中鹽阜地區）羣衆所最喜聞樂見的是淮戲，但淮戲並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戲劇形式，它的曲調太少，而且基本上是悲哀的情調，實在不能表達蔣後堅持鬥爭生活的情緒。爲了便於農村劇團演出，仍然採用了淮戲的曲調，又滲和了些農村劇團會唱的小調，也許在演奏起來顯得不調和。「求解放」不是淮戲，不是話劇，也不是新歌劇，真成了個四不像。這只好等以後再加修改了。

吳 綱

一九四九一月十六日

求 解 放 (劇本)

作 者 吳 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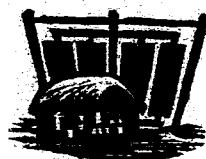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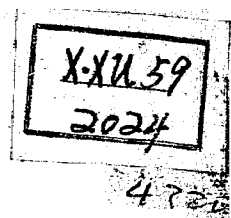
編 者 慶 阜 文 娛 社

出 版 華 中 新 華 書 局

慶 阜 分 店

印 刷 慶 阜 印 刷 廠

1949. 1. 初版 1—1500



新華書店
重慶分店
印刷廠
三十八年一月出版
定價 13.00 元